

第
三
期

第十期

除
蠅
圖

小的拍一記
大的讓他飛



D E C A M E R O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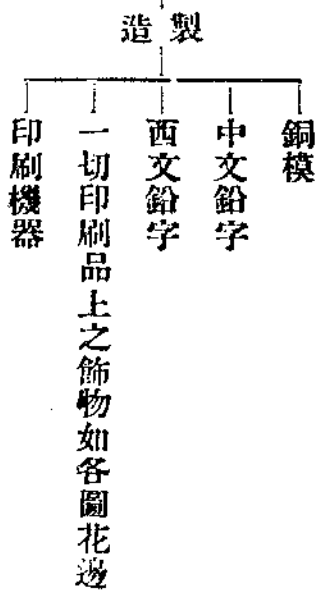
•角一洋大份每•

NO. 3

日十三月八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華豐印刷鑄字所

鑄字部



通 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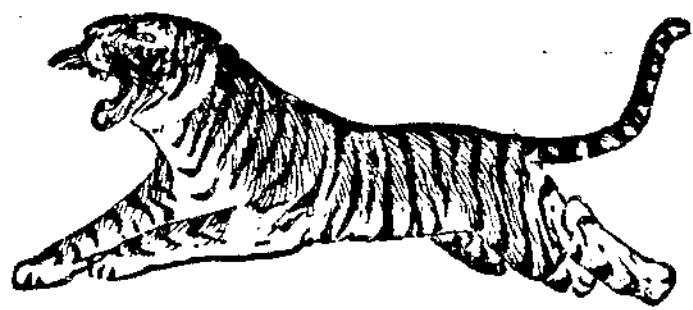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報掛號二二二二號
 電話九一三三一號
 九一三三四號

印刷部 辦法完備出貨迅速舉凡週刊旬刊月刊季刊等雜誌書籍皆可承印學校年刊亦所歡迎本埠請接電話九〇三五八號外埠請寄浙江路五三六號

粹豐卡片信封廠

- 各種名片
- 美術信封
- 品質精良
- 定價低廉

上海牛庄路浙江路口六百六十三號
 製造廠滬西林肯路一〇一號
 電話九二一二一七



萬金油

能除百樣病

夏令必備之妙藥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虎標永安堂製

上海分行雷波路九五號

新文學的勝利

八月二十二日行政院一二次會議議決公文採用標點辦法，各省市政府應自十月一日起實行。同時司法行政部令各省高院，嗣後律師撰狀及法院判決書，一律改用白話文。自新文學運動發動以來，在社會上逐步成功，着着占優勢，這一來又是一節大勝利的記錄，到現在為止，新文學的應用，只在於戀歌情書，戀愛日記乃至小說的創造劇本的編造而已，差不多是限於純文學方面的，各種商用公用文件書函公牘券契證書以及訴狀判詞令之類，仍因舊貫毫無新氣，紹興師爺仍是奉此等因理合據呈着，以為那是千古不易，無可改革之理，誰知政府竟突然下了此令。從此之後，官樣文章，行將絕跡於官場，而一股清新之氣，可以掃除陋習，掃作精神，改革積弊，其在此乎。有了此種希望，我不禁為新文學之勝利賀也。但願有好好的成績，不要像廢八股之後而有洋八股黨八股之出現才好，不過洋八股黨八股也是不能持久的，現在問題，中國之可以復興，可以肅清貪官污吏，可以發憤為雄，也一定有希望的。

提倡國語統一

全國運動會將於雙十節在南京舉行，該會以我國運動場中，往往有用英語者，實足墮落民族自信力，況運動上所用術語，若係外國名辭，亦盡可翻譯為中文，故此全運會時，無論職員裁判員運動員，皆一律不准用英語並擬規定運動員若用英語，分別處罰。此事如果確實，則在運動會中，一定有一番新氣象了。我國幅員遼闊，語言十分複雜，國語多至數百十種，而同國人的言語不通者，毫不足怪為常有之事，全國運動會集全國各地人士於一場，一定有言語不通的事發生，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或許要用外語談話而通達意見，亦是可有之事。那麼運動會當局禁止使用英語，確是有獨到之見了。一國民之通話而要用別國語言，說來確像可恥，其實還不能算重大的毛病，因為是我

們用外國語而不是被外國語所用，主權何在。一明瞭，判斷就可確定，我用，我要不用時可以不用，這並不妨大體。禁用英語，似屬多此一舉。像我們要抗日不許抗，要抵制日貨而日貨源源而來，這一種我們無權自主的情形才是可恥的。但能禁英語之使用不能不說是一進步，因頗有人以能操英語為光榮的，這可以打破此種人之洋奴根性，再別看到只有土語對話的不便，又有促進國語統一的要求，所以雖是多事，也不無可以讚美之處。能有可取之點，更何必再苛求。

檢查郵信的反合理化

中央令各省市黨部另飭郵政檢查所，對外人郵件，不得任意檢查。檢查郵件，原是特別時期中的不得已辦法，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載在約法，而中外人等應得一律待遇，也是天經地義一般不可改易，今當局明令對外人郵件不得任意檢查則對中人郵件可以任意檢查，已屬自明之理，這未免太不公，令人懷疑何以對外人要如此客氣，而對待本國人民則用另一副手段。要使人想到何不幸而生為華人，何幸而生為洋人，同一人也，自國政府。且特別看低之貶抑之，此尚能令國民自加振奮奮發乎。取媚洋人的政令，在中國尚未成爲外國的附庸藩屬之前，似乎用不到的。至少不檢查，中外人須一律待遇，檢查則也得一體加以檢查。況且有什麼法子可以知道是外人函件呢？以受信人爲標準，還是以發信人爲標準，須知信文可以用外國文，中國人也會寫，而造一個外國人的名字使用更不難事，則將以何種手段而判別其真偽？況且檢查郵件的目的安在？說要防止作奸犯科，則外人也可以有犯罪爲非的人。更進一步的洩洩國家秘密，似乎在外人的可防須防者更多，所以倘對外人的郵件特別加以檢查，則倘有理由可說，現在的特別不加檢查，豈即所謂新外交政策耶？

楚有艦功臣

楚有巡洋艦前次來滬後，即停泊高昌廟，由江南造船所派匠大加修理，歷時頗久，始行修竣。十一日中午，即由軍械處特派該處檢驗課長陳大成，中尉技士何爾靈，王衍紹等乘該艦同赴吳淞試砲。技士何爾靈親自施放，當將砲彈放入膛內，用手扳機，詎砲彈不但未向前射，竟由後面沖出，何氏正立砲後，彈藥穿胸而死。海軍部方面以何氏因公殞命，將從優撫恤云。中國一共沒有幾艘兵艦，難得試驗，竟鬧了這樣一個大笑話。放射不遠，尚可原諒；砲彈從後面沖出，砲手殞命，實是千古奇聞！這種錯誤，不知應當由誰負責？假使該砲的組織另有機巧，我倒很想把來供獻給世界和平會議，或是非戰大同盟的諸位先生，通告全世界，均得照樣構造，那麼，將來不得已大戰起來，彈子都從後面出來，等於自己打自己，越發是鎗砲多的，便死得越多，從此各國不再以軍器制勝，行見有真正和平之一日。楚有艦之功臣，實世界和平前途之功臣也。

監視要犯李國杰

李國杰人老心不老，任招商局總經理舞弊，國法難容，判決處有期徒刑三年六月。近以有病送上海醫院診治。二十二日申報載法院以李情節重大，因此加派警員，前往監視。李氏即生翅膀，亦難飛逃了。有言當局對待李氏，如此嚴重，乃以前刺宋要犯牛金甫逃獄迄未弋獲之故；前車可鑒也。監獄森嚴，尚可脫逃，醫院自由，更易漏網，當局此舉，實有至理在。

中國怪病多

二十三日時報，發表嘉善新聞一則：有開茶館業之小鬍鬚，於上月間，行一雙胎，兩孩生後，均活潑異常。二十二日上午因該店生意忙碌，其妻體恤乃夫勞苦，即將兩孩放置床上，將房門關上，至店堂幫夫工作；一小時後返房，竟見兩孩之眼睛均脫落床沿，一孩尚存一眼未脫，一孩則已氣絕。鬍鬚夫婦大驚，一時均傳鬼祟；延醫診治，則謂此症其屬奇怪，未死之孩亦恐有生命危險云。按此類新聞，時見報端，而所謂奇症者

目錄

封面——除蠶圖	光宇
十日談——新文學的勝利	
提倡國語統一——檢查郵信的反合理化	楚有艦功臣
監視要犯李國杰	中國怪病多
國語病多——鑿與理	楚有艦功臣
不能說說的職業	郭明
道聽塗說	郭明
頭腦簡單的元首	郭明
政局的謎面	郭明
開學記	克標
軍隊精神訓練	今亮
中國的新聞事業	秋原
許欽文日記	言言
談跳舞	涵美
舞場的賜與	微音
電影評者的意識	乃依
凌鶴的自立之道	葉楠音
李佩蘭的生機	甘石
給未婚夫的第三封信	家斌
陸氏血案	家斌
笑話	家斌
懸賞一百元	家斌

定報價目

國內	每份大洋一角
國外	每份大洋二角
全年	三元
半年	一元六角
全年	四元五角
半年	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均不載中外醫書。公安當局見此新聞，亦深信不疑，從未研究或偵查此中是否另有別情。方今科學昌明，醫道進步，難症雖多，但絕無如此形同謀殺之現象。幸當局弗憑庸醫之一言，而不加深究；要知神殛鬼迷等事，究竟祇能哄騙下愚而已。

儀節與理性

中國不愧為最講禮節的國家，在這種邦國多難的時期，還念念不忘婚喪禮節的修改。據說內政部已做好一個草案，其中的確有不少革命的建議。譬如，結婚儀式應變為嚴重化及複雜化，喪期應縮短，喪服應由白色改為黑色……等等。不消說，這都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建議，將來人民一律奉行以後，眼見得中國人的道德就要提高幾千萬倍。關於此點，我們除掉拍掌贊同以外，并無它種表示。不過，依我們的愚見，中國的儀節修改不修到是小事！反正就是修改以後，能否施行還是一個問題——但是中國人不講理性一天比一天顯着，不知道內政部想移凡易俗的衰衰諸公有什麼辦法沒有。在外國人的眼光中，中國人是最講理性，最謙恭，最客氣。但真正的說起來，這髮髻已經成為過去的一種事實。不信，走在街上，我們聽見的只是「豬糞」，「赤老」，「殺千刀」相罵之聲。走到銀行，郵政局裏面，我們看見的只是同閻羅王一樣的面孔。尤其是百貨公司的僱員，你去買東西的時候，他們都好像當你是他們的仇人，往往叫你委實過不去。這種不良現象，就是知識階級的人，亦復如是。學生待先生，如同路人；上司對屬員如同奴隸。（前清的大員口口聲聲是「兄弟這樣，兄弟那樣；但是現在的要人，開口就是「本委員長如此，本委員長那班」）長此以往，恐怕中國人講理性的美名，要完全掃地。由此看來，儀節雖講究，但將來講究儀節恐怕都不是講理性的人。嗚呼，哀哉！



不能說謊的職業

邵洵美

最近英國詩人吉百林在一個文學會上的演講裏有下面這樣幾句話：

「我們弄文的有一件事情是和平常人不同的。我們不能說謊。無論想什麼方法，智識界中人，祇有為我們不能在工作時說謊。有時候，我們自以為說了個嘴天的謊，可是到處露着馬脚。」

吉百林的意思大概是說，黑字寫在白紙上，說起謊來很難；或者你可以隱蔽人於一時，但是日子久了，自會有人發見你裏面靠不住的地方。你的文章做得越好，你的謊話說得越漂亮，你的名聲越大；紙老虎便越有被戳穿的可能性。

所以聰明人是不肯落痕跡的。但是我們的文壇怎樣呢？他們簡直是公開地說謊！每一個都是王爾德的信徒。他們是這樣的天真，這樣的敏捷；他們以為騙人至少可以一世有飯吃，即使不幸被人指摘出了，那麼還可以強辭奪理，強辭奪理而失敗，則暫時不妨捲旗息鼓，隔二十天又是一位英雄好漢。

不過，無論如何，在文章裏說謊，究竟不是一件聰明的舉動。正像政治家對羣衆隨意地作各種的允諾，形諸筆墨，結果讓羣衆指以言行不一致。

在文章裏誇張是無傷大雅的：是提高人家的興緻，不是去騙取人家的信任。換句話說，你可以引誘人家對於你有一種的希望，而不可以應承人家對於你的某一種的要求。希望一個月亮或者可以因一朵花而心慰，但是應承了人家一條牛不能把一頭羊來塞責。所以即使你聰明得可以在文章裏說謊，你也得根據在上面的那個原則上。

現在來看一看我們文壇上說謊的情形：

(1)偷了人家的文章，說是自己做的，結果被人查出。

(2)明明是外國文沒有根底，一知半解地變成中文，廣告說是最忠實的譯筆，結果每一頁上被人發見十個以上的錯處。

(3)偷了人家的不健全的議論，自認爲時代前進，以冀免被人家指爲落伍，結果矛盾百出，不知所云。

(4)做文章受了牽落，便造些新聞來揭示人家私人的瑣事，結果被公認爲下流作者。

還有許多例子可舉，總之，在文章裏說謊，是沒有好下場的。

弄文的說謊，不免形諸筆墨，倒楣也是活該。最奇怪是不弄文的，也偏愛去學弄文的樣，橫一篇官言，豎一篇告民衆書，結果是函電全屬虛辭，文章無非空談；曹子投機，彙集而成「食肉者言」等幽默文選，大發其財。

「口說無憑」原是天機一條；空頭支票，假莊票式的文章，屬究以少寫爲是。

道聽塗說

戴季陶最近對人言，中國這幾年來，有一怪物，即不三不四的新詩是也。

朱慶瀾現寓滬西富紳程霖生宅，終日鬱鬱不樂。

唐有壬任外次，張公權在日本，羣謂此乃中國銀行外交；蓋唐氏曾供職中行也。

反帝大同盟會員，被日本當局拒絕登岸，聞將重來上海，宣傳和平。

魯迅新作有「被解放的唐吉訶德」不久將自費印行出版。

蔡子民先生足疾未愈，仍在滬東聖心醫院。

最近大小各書舖，爭編中小學教科書，商務中華開將合力對付。

朱家驊善哭，羣譽爲劉備，朱氏恐涉反動嫌疑，力禁聲張。

唐瑛女士借母避暑青島，李祖法未同行。

陸小曼在家學刻圖章，聞由錢瘦鐵費龍丁諸氏指導。

不要走進那樹林裏去，不要走進那樹林裏去，吉莉西拉。那些惡狗將會把你咬成粉碎，他們將爲了他們的女主人而妬忌你，因爲一位比她更美麗的來到了他們秘密的住所。

譯摩里斯，培合詩。

頭腦簡單的元首

郭明

(觀白宮風雲有感)

前天在大光明看到『白宮風雲』影片，這應當算是我十日來一大快事。牠使我得到多感想，牠使我堅定了我的信仰。

影片的情節可以簡單地敘述一下：

「哈蒙是一個能言善辯的美國政論家，其所領袖之黨派得勢，即被舉為大總統。」

「受任之日，賀者盈門，哈氏歡顏笑語，高談暢論，在在足以顯其交際手段之圓滑。」

「但其執政之一日，亦即為其弱點暴露之一日；處事不負責任，大變往日作政論時之忠勇態度。祇知空談，從未實行。與新聞記者談話，無一非不着邊際之口頭禪，為國家利益計劃也為民衆幸福奮鬥也；一轉瞬間，即退而與婦孺談笑，國家民衆，棄諸腦後矣。」

「某日，駕車出巡，以速率過度，遇險。臥病經旬，不作一聲，醫士束手，以其為失去，知覺也。十日後忽張目喚機要秘書入，詳論十日中之國事，若若若非，不爽絲毫；蓋此十日中，哈氏不言不語者，即其懺悔過去，計劃將來之研究時期也。」

「起床，召諸大臣會議，羣方以其態度之驟變，疑為瘋癲；而哈氏則聲色俱厲，痛責若輩之因循國事，以私害公。」

「時全國失業業者數千，羣赴白宮請願，陸軍部長擬以武力制止之，哈氏不許。陸長起辯，哈氏即承認其為辭職之表示。命其退席。」

「哈氏至白宮前，向羣衆演講，並出解決失業問題之計劃，立刻付諸實行。」

「城中有巨匪，極狡猾，警察千方百計，不得證其罪，匪竟逍遙法外矣。哈氏聞之，即日：匪即匪矣，有何搜求證據之必要，刑法不得援，有軍法在，因擒而置諸刑。」

「哈氏對內之政績既著，乃轉而對外，始以勸導，繼以恐嚇，世界和平公約因以成。」

「哈氏奮鬥過甚，精力交瘁，和約既成，竟以心臟病終。」

這當然是一齣理想的戲劇。牠的英文題名叫做 *Gabriel Over The White House*。直譯當為『神臨白宮』。意思似乎是說，要一個上台的政治家覺悟他的責任，非有神助不可。劇中點題的是哈總統的女書記，她看見哈氏病愈起床，一變往日的戲笑態度，大為詫異，便對哈氏的機要秘書說：『我是素來不迷信的，但是看了總統忽然的改變，簡直不得不相信神仙是降臨白宮了。他的圓滑的個性已變得如此剛毅，他的猶豫的頭腦已變得如此簡單，他像是發了癡，但這是仙神的瘋癲。』

我看了，得到許多什麼感想呢？

(一) 爲什麼哈氏以一個能言善辯的政論家，一上台便大變其當日作政論時之忠勇態度？

(二) 爲什麼哈氏祇知空談，鮮有實行？

(三) 爲什麼哈氏對新聞記者談話，無一非不着邊際之口頭禪？

我設身處地一想，却也找到了三個極圓滿答復，哈氏有靈，當亦首肯：

(一) 一個人在朝在野的言行不能一致，決非哈氏一人如此。最近奧立佛，鮑羅溫 *Oliver*

Baldwin 在『新英國報』一卷九期有兩句嘲笑麥唐納的話，他說：『鈣質入腦是一種時

代病；鈣質入心是一種上台的政治家病。』 *Calcium in the brain is a Disease of Age; Calcium in the heart is a Disease of Politicians contracted the moment they*

reach the Ministry，鈣質是有硬化性的，他的意思是說，時代中人都是實心頭腦，毫

無靈性；而政治家一上台則立刻心腸生硬，不顧人家痛苦了。我覺得鮑氏說這種話，

完全因爲他自己從未上過台，沒有經驗，不能了解。要知在野的對於國家現勢，政局

真相，終久是隔膜的。在幕外一望，祇看到一個表面，便以爲一切問題都很容易解決

；誰知走進幕去方發見四處荆棘，無從下手。所以我說，在朝在野的言行不一致，決

不是他心腸硬化，也不是他得官變節；乃是因爲他深入堂奧，洞悉玄妙，當日浮狂，

實屬幼稚，國事非同兒戲，自宜審慎行止也。

(二) 所謂空談者，倒的確是真心話，祇是爲了種種關係，不克立即實行耳。豈有身為元首

，而不以國家利益，人民幸福爲懷的？要知上自公卿，下至庶民，心地不同，猶如其

面；朕躬一人唱獨腳戲，當然非朝夕之間可以奏功。況且歲月易逝，時局易變，昨日

是者今日非，今日非者明日是；政策取舍，計劃修改，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人要有

自信力，要識時務，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最後我可以引美國大思想家愛謀生 *W. Emerson*

的幾句名言來結束，他的大意是說：『始終如一的固執會戕害一個人的

自信性。你不過是要讓人家可以把你現在的行為對證你從前的說話。但是一個人在必

要時應當修改或者放棄他的成見。一個人爲什麼要釘在自己的影子上？你怕人家誤會

你嗎？這是婦孺的見解。沙格賴帝斯，耶穌，路德，牛頓，還有那些神奇的天才誰沒

有被人誤會？要偉大非得被誤會！』(愛謀生文集自序章 *Emerson on Self-Reliance*)

一切說話，不能完全實行，便是爲此。

(三) 這個問題更容易答復了。私人有私人的秘密，國家有國家的秘密；把國家的秘密洩漏

給國民知道，當然是名正言順；但是報紙發表，被外國人探悉了，關係國家安危存亡

，那還了得！新聞記者是什麼人？他們把人家的悲哀當自己的光榮；他們要維持自己

的飯碗，不顧人家的死路。無中尙須生有，有聞豈可不錄？他們是不負任何責任的。

但是假使拒絕和他們說話，則每日日報當變白紙一張；兩全之道，那麼，除了給他們

幾句不着邊際的話，以充篇幅，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問題答復都由我一個擬出了，不過了我覺得假使一個元首太會思前顧後，察風觀雲，結

果當犯哈總統病前同樣的症象。孔子要人三思而行，我敢說萬事若經三思，決不再行，吹毛求

疵，是一定求得出疵來的。

所以一個元首非頭腦簡單不可，誰要辭職，讓他辭職，不必再另有任用；誰敢反對我，便

是反對我，不必再另加罪名；國民要什麼，便得去辦什麼，不必再多方解釋；

說做就做，好壞究竟有些成績。我觀『白宮風雲』而益信。

願神臨黃土！聖父，聖子，聖靈！阿！

政局的謎面

牛金甫越獄逃

曾在北站謀刺財政部長宋子文未遂，擊斃宋之秘書唐順廣，及暗殺招商局總辦趙鐵橋，兩案之重要案犯，皖人周執章，王述樵，洪耀斗，牛金甫，等四犯，自經捕房破獲後，旋經市公安局偵查明白，於上月十八日，向第一特區法院請求移送，俾與已經獲案之龍林，唐明，兩犯對質，當時雖經捕房律師汝葆彝，及被告律師之竭力反對，但終因公安局代表律師詹紀鳳之再三請求，法院方准予移送，惟限於三日內，仍須送回捕房，於是該四犯遂由偵緝員領班高萬生，押解公安局，惟該犯等自解局後，文局長對若輩甚為優待，乃另囑押於附近火神廟第三中隊部，但為預防計，四犯悉釘有大號腳鐐，該處共寄押七人，詎此四犯中之牛金甫，早生越獄之念，將腳鐐設法銼斷，至十五日十一時許，牛犯忽欲大便，由一武裝隊士伴之往，良久候之不出，待再入廁察看，則牛已杳如黃鶴，而銼斷之鐐，則棄諸廁側，該隊士駭極失色，急報告該隊長孟憲歧，立派全體隊士四出兜捕，奈早已遠颺無蹤，乃亟轉報局長，文局長聞訊，立即乘車由寓所趕到，親自察勘形跡，方知該犯係由廁所西首木樁，緣登屋頂，躍至隔壁弄中逃逸，遂通令所屬，一體嚴緝。

黃郛由京抵滬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前由平赴贛，謁晤蔣委員長，報告華北近況，並請示一切，十八日由贛返京，當晚乘京滬夜快車來滬，十九日七時四十分抵真茹車站，據黃氏表示，來滬並無特殊任務，日內擬赴莫干山稍事休養，十餘日後再行返平視事。

王克敏來滬

王克敏應黃郛電召，定於三日赴滬，參加宋歸後全國財政會議。

張公權電請財宋過日登岸

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抵日後，留東京僅兩日，即赴關西方面，現與航海途中之宋子文迭次交換電報，勸其在日登岸云。

云。

孫馮同遊泰山

立法院長孫科等一行，十八日由濟南乘專車赴泰安，遊覽泰山名勝，並順便訪晤退居泰山五賢祠之馮玉祥氏，該車行駛甚速，途間僅於張夏少停，十時半即到達泰安，時馮玉祥在山五賢祠內，因夜深，未便下山迎候，特派張吉璠在站代表歡迎，並招待一切，縣長周百鍾，亦率各機關代表及民團公安局到站歡迎，孫等下車後，下榻於津浦鐵路泰安賓館，十九日早六時，馮玉祥下山至賓館與孫會晤，九時一同登山，惜天不作美，大雨如注，馮孫等冒雨而行，計遊岱首石，黑龍潭。長壽橋。五賢祠。普照寺。岱廟。等處，終因路濕山滑，未登絕頂，孫等因目的未達，擬在泰多留一日，候明早天晴，再直達絕頂。

日貨突又活躍

日清大阪大汽等船，日來開往大連天津者，無不滿載日貨，日紗輸往東北方面，亦突然擁擠，自九一八以來所僅見也，不可不紀。上海各棧內所堆日貨，近日紛紛裝赴天津，致日清大汽大阪昭平等北洋班日輪出口，幾無一船不滿載十成備脚，尤以正頭居多，昨日一天，裝去一千四百餘件，各日輪社，更將運率減跌，故報裝者益見擁擠，青島方面運去日貨，在此一週內，亦絡繹不絕。本月中旬以來，本埠日紗廠積滯貨品，以揚子江去路不振，改變運銷方向，爭向東北各地推銷，偽國對日紗運往，更予以種種便利，及特殊待遇，致最近兩星期中，上海日紗運赴偽國者，在存貨三萬四千件中，已運銷去一萬件，第二次又將積滯萬件，長江各埠，最近旬來，日清公司長江上水船，已有日本海產品運去每次二三百件不等，又日本糖亦漸見裝，每船裝往約一二千包，長江日貨，似已在發動中。

羅文幹一行飛新

羅文幹偕林東海，馮有真，王覺蘭等一行四人，二十五日晨八時一刻，由明故宮飛機場，乘歐亞一號機飛赴新，到飛機場歡送者有汪兆銘等，各要人均多蒞場歡送，擠擠踴躍，極

一時之盛，羅於七時三刻偕夫人蒞機場，與歡送者一一握手，羅衣藍布衫，便鞋草帽，持手杖，神采飄逸，汪於八時到場，即與羅握手，並謂曾至羅寓所特趕來，刻已電甘主席朱紹良，陝主席邵力子，及馮鴻逵等，沿途予以照料，旋羅等四人，相偕登機，於羣衆揚手歡送中上升，向西駛去。羅臨行談，余今遠行赴新，將與首都作暫時離別，余此次奉命赴新，係宜達中央意旨，並與新省當局及民衆各族領袖會晤，務期羣情翕服，鞏固邊陲，刻擬先赴迪化，然後轉赴新疆視察，惟天山南路，交通阻塞，行旅不便。恐須二三月始可重返迪化，歸途擬取道蒙古綏遠等地返京，惟返京之日，現尚不能決定，駐俄大使顏惠慶曾來電，約余在新疆晤面云。

李杜將任新疆林墾督辦

中央有擬任李杜為新疆林墾督辦說。

張學良在羅馬過冬

羅馬電張學良準備在羅馬過冬，已在此購置別墅一所，目前張與其眷屬隨員寄居萊喬旅館，張在此費其大半光陰於露天生活之中。另訊毛邦初談，張學良由意購機十架贈航校一節，係訛傳。

唐有壬在滬之談話

新任外交次長唐有壬，廿三日八時，偕汪院長夫人陳璧君女士，鐵道部長會仲鳴，由京乘夜車來滬，十時，唐氏在寓次，接見各報社記者，堅決否認中央外交方針變更之說，復謂蔣作賓公使暫不東渡回任云，唐偕會仲鳴，于右任，張之江等，均於當晚，乘夜車晉京。

宋子文過橫濱

宋財長及隨員八人，於廿五日晨六時乘傑佛遜總統號抵橫濱，一行均不登岸，日記者圍到船求見，宋子文拒絕會見，亦不發表任何意見。又橫濱訊，中國財政部長宋子文出席世界經濟會議，回國途中訪問歐洲各國，二十五日上午六時偕中國財政顧問楊格博士，黃蔡兩秘書及其他隨員，乘大來公司輪傑佛遜總統號抵橫濱，中國駐日代理公使江華本，橫濱總領事郭彝民及華僑有力者多數蒞碼頭歡迎，日本新聞記者團登船投刺請求會見，宋氏派秘書黃純道代理接見，對記者謂「宋氏曾在約西雅圖各地，未接新聞記者，今日亦不欲見諸君，後經日記者再三要求攝影，宋氏始出艙，攝畢即仍回艙內云云。」



開學記

章克標

八月底九月初各學校開學，登報廣告，發書面通知，不可不記。

皇皇學門八字開，沒有銅鈔莫進來。雖則有些校門不作八字式的開放，而要錢却沒有不問，於是章程上訂明，廣告上載明，先去會計處或代收學費的銀行錢莊，去繳了費，各式各樣的費一次繳清之後，再拿了收條來學校裏換入舍證，上課證，註冊，報到，承認你是個學生。銀錢的來處，學校是不問的，銀錢只當銀錢看，要收費壹百二十元的，不要你多付一元也不讓你少繳一元，你的錢是如何籌措，那是你們自己的事，父親把產業抵押來，或用重利借得來，同把這一點點不作爲錢看的富人子弟，學校當局的眼光看出來是一例平等的，這才叫大公無私。

我們是從鄉村來的，到這大都市來進學校，實在有點莫名其妙了，大都市本身是學校，還是有大都市所以有學校之名而無學校之實呢？想起來，學校倘若建設在鄉村之中？豈不更適宜一點，雖則這一個提議一定要遭受我們可敬可愛的女同學猛烈的反對，但我既然如此感到，就發表出來，叫做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或許這念頭竟是一得。倘使爲我個人自私自利打算，我是贊成像現在那學校總開設於大都會的。第一，我這鄉人讀書就可以到都會來觀光？是一舉兩得的事，都會給我們的教訓太多了，她的教育比較員，教授，教師，在學校裏在教室中有更偉大的效力功能。不過學校教育的力量，却因此削弱到近於零，所以我想學校而真想做學校教育的功效還是遷到鄉村去的好。

但事實上現在的學校都開設在都市裏，我們要進學校，便沒有辦法，只得把行李理好，鋪蓋紮緊，背了書包書箱，趁火車搭輪船到大都會裏來。繳清學校費用之後，叫了一部人力車，載着行李，上學校去了。那高大的洋房，巍然站在面前，我想知道我們學校內容的完美，設備的周到以及一切好到說不出的好處了。我終於進了宿舍，比我先來的已經有許多人了，有些人是終年住在這裏的，真寫意，怪不得要收這麼大的宿費。我的房間由工人指導而尋到了這個工人先生，怪不得這是大都會的大學校，比我們鄉村的紳士先生還神氣，他的對

我似理不理，原是應該的。

但是我的行李却糟了，我到房間裏之後，奇怪房間內之如此富麗，有我們可敬可頌的關同學了，我不該來住這一號房間的。幸而屋內無人，我悄悄地把破舊拿出來鋪在指定的鋪位上，天氣還熱，被褥之類是用不著的，不過別的已往這房間的二鋪位上，却鋪得花花綠綠像富家小姐的寢床，一定是關同學了。室內的陳設，壁上釘着的美貌女郎照片，糊的花彩紙片，桌上的花瓶，還有牀邊腳邊的幾雙光亮的皮鞋，我確信推想之決不會錯，而事實也給我證實了。不多久以後，二位光頭白面油頭粉面的我的同學先生穿着華美的洋服，皮鞋底敲得震耳地進來了。他們手裏拿着一大包水菓，一大包糖果，一大包西式點心，一大包小說書，放在桌上之後，轉身來四隻靈活滑溜伶俐不合惡意而帶蔑視的眼光釘住了我，我難爲情得地板上有個洞躲躲才好，只得很恭而敬之地招呼他們。

他們立刻覺得我懂禮貌，又見了我的寒酸可憐相，微微露出不滿意的樣子。那時校工却很敬順的樣子進來了，打臉水，開茶壺，還給送了一個紅粉色的信壳上來。一位同學折看了之後，看着手表，在屋內踱了一轉，看着我的床，我的行李物件，默不作聲，抓了好一回頭皮。

我很惶惑，不知他有何種困難情形，但是初次認識，也不便問他，他却向我開口了。

「密司脫王，請你出去一二個鐘頭可好，你可以到學校內各處去走走，認認路，我現在有幾個朋友要來，最好請你在四點半光景回此地來。」

我本來想出去的，因爲新到的地方，總想先去各地徘徊一下，看看我校的全景，於是聽從他的請求，我走出這房間。

整個學校裏都有生氣，因爲學生大批陸續續續來了，管理事務的人很忙，幾個校工也很忙碌，他們竟有去幫我的同學提行李的，我却未曾受到此種優待。不過我一看就明白了，有幾個像我一樣的很土氣的新學生，也同我一樣被冷淡，只問清楚了房間的地方，自己提了行李走。這大概是新生應受的待遇吧，一看那土頭土腦的樣子就惹氣，若不是已經繳了費的學生，真想一脚踢出去的，在茶房總有此種感想吧。

聽到了清脆的聲音鬧喧喧的地方，那裏有高興和尖叫，是女同學們的宿舍了，走去到了路口，却有男生止步的掛揭，我只得止了步，退暫時不退的，揭示上既然只叫止步，當然止了即可，而止了之後，一定還有後命的，我呆立着等。我仍聽得滿是歡樂的笑聲語聲聲聲嬌聲，但望不見人影看不見人形，空氣中似有些吹來的香風。可恨這一道竹籬笆，可恨這些濃蔭綠葉，遮斷了我可以望見的一切，但我也看見了，我聽得身後有腳步，回頭見了二

個嬌豔萬分，令人看不清楚她真容的女同學來了，她們也帶着行李等項來進宿舍了，我乘這機會緩緩地退了出來，因爲止了步呆等，並不會有後命下來，也不會得什麼結果，但女同學終於被我見了一雙。

退出女生宿舍來，便看見一片廣大的運動場，這也是我們學校的光榮，上海是寸金土地，要有一個大運動場真不容易，而我們有，在上海是數一數二的，那麼學校以運動出名也應該了。說起運動員，作用真大，報紙上時常有他們的大名，而學校也因此有光榮，對於招收新生上，很具廣告效力的。便是我的來進這學校，也因時時在報上看熟了這校名之故，而報上的有學校名，大都是因爲運動比賽的記事。學校的特別優待運動員，不是沒有理由的。那是同出廣告費一樣，宣傳的效力很大，這一片運動場上，正有許多工人在拔草，開學之後，這裏是運動員的英雄用武之地，自然得整頓清除起來。草的蔓生也確實快速，不過放了二個月的暑假，而有長到二三尺的野草，本整頓得很好的，又得重新佈置過，我想學校地方應該長年僱用整理草

地的工人，免得運動場上雜草叢生，并且空下來還可以供運動員的差遣選手們是常常要許多工役伺候的。

那一排教室外邊，正在粉刷油漆，大約水木作夏天生意很忙的，所以不能預先早來弄好，一定要到開學的時光，不能再延緩了，才來從事工作，這幾天，都忙了。不過這也有種種好處，第一可以更加得顯是新加油漆粉刷的，連帶開學也有光輝，真像開學的樣子。我走教室外的長廊，飽吸了那種油漆石灰水的氣味，我相信這也是教育上的化育，不敢掩鼻而過之，所謂教育的改進有待於環境之改善，便是這意思了。木匠泥水匠油漆匠之可以教育者，和畫家的可以畫廣告畫有同樣的可能，教室的有待於水木作的整理，是極明顯而重要的事，從事教育的人在教室中的人格，免不出受這水木作的感化，因而出了教室之外，便可以有不同的舉措了。在學生也是如此，在教室的內外，不免要過着絕對不同的生活，這便是學校所以必須有教室，教室的所以要加粉刷的意義了。

我們的教室是很冠冕堂皇的，很高很大，講壇也特別高，課桌都很考究，而頂特別的是每個教室中有一張總理遺像。這一張遺像，在教育的黨化上有極重大的意義，而我們的學校的好

本篇全文未完茲求續作，希望各學校學生來應徵，題目是開學記，如何記法請隨便，但須是本篇的續作。

本刊徵求關於學校生活之實寫記述的文字，須確實言之有物，取材各方面都可以，毫無限制，文筆要情願通暢一點，太高深到令人看不懂者，不錄。記載後略具薄酬或酌贈本刊。來稿逕寫本社編輯部，勿書私人姓名，以免延誤。



軍隊精神訓練

今亮

一九一四年，法蘭西軍事學之權威，貝爾塞將軍 General Pelein 鑒於戰事之爆發，迫於眉睫，國之壯士，將離其父母兄弟妻子，執干戈以衛社稷，國人之為人父母兄弟妻子者，將見其至親至愛之骨肉，離棄鄉井，遠赴沙場，盡其為國民之天職。乃著一書，使國人了解近代戰爭之意義及情狀，訓國人以戰時應取之態度。命名其書曰「戰鬥」Le Combat 開卷第一章，即曰：「戰鬥者，乃精神力之衝擊也」Le Combat est un conflit de forces morales.

今世人士，每以為近代以來，槍炮械彈，飛機坦克，戰艦潛艇，種種戰鬥方法，日新月異，摧毀力量，愈趨猛烈，防禦方面對於堡壘之建築，壕塹之構造，亦固不鉤心鬥角，以達至堅固之目的。是故近代戰爭，惟技巧是尚，我若有精銳之武器，完固之防禦，均為敵方所不及者，則取勝之機，必操于我。夫斯說也，我不欲加以絕對之否認。持刀戟矛為利器，盡挑至揮舞之能事，欲與鎗炮彈藥相周旋，雖有孫吳之勇，韓岳之忠，我知其絕無可勝之道也。抑今日主軍旅之事者，若徒求器械之精，運用之巧，而忽於士卒精神力之訓練及培養，則我人不能無疑。願默觀我國負軍備之責者，其重於彼而忽於此，似又比比然也，縱有一二良將，注意及此，似亦僅事膚淺之激勸，未能作深切之訓練，故願於剛談國防之始，首陳此義，元或率帥，有鑒及者，或稍稍留意焉。

攻心為上，攻城次之，此語為南征之標的也。心之不服，毀力尚存，雖屢遭挫敗，而志猶必戰，最後之勝負，未可逆料也。若其心之既服矣，則無復再戰之心，縱或再戰，軍無鬥志，不足畏矣。是故戰鬥云者，兩軍精神力之決戰也。戰勝者，非必加敵人以至重大之死傷者也；戰勝者所受之損失及犧牲，非必較輕於戰敗者也；有時幾遠過之。惟戰勝者，乃猶欲致力於戰，猶能致力於戰者也，戰敗者，乃不復欲戰，不復能戰者也。

戰鬥既為兩軍精神力之決戰，則在負整軍經武之職責者，除致力於士卒作戰技術之訓練，籌維攻擊防守之設備，研究行軍用兵之策略外，對於軍隊精神力之激奮與培養之為可視為空泛而忽之。精神力之培養，其最顯著之成效，於戰陣之間乃能得之，而其培養之道，則寓之於士卒日常生活之中。夫戰術技巧之訓練，可以按時授課，計日程功，例如某日某時，應某種步伐，某日某時，授以某種技巧，若其支配之適當，則在規定時間之外，縱不致力於訓練，亦未嘗不可。若夫精神力之訓練，則當在軍士一舉一動之間，隨時隨地，詳細審察，獎策其善而糾懲其惡，寬嚴中度，務遂其改革心性之目的。故此項訓練，既最重，更極煩瑣，而負最切實之責任者，不在統率師旅之將帥，乃在與士卒共甘苦禍福之中下級軍官。願使此中下級軍官，深知軍士精神力培養之關係重鉅，明瞭施行良好訓練之方法，能深體而力行之者，仍在將帥之能對於中下級軍官，先作充份之訓練也。

軍士精神力之訓練，可就我人對於軍士在訓練時期及作戰時期內所欲取得之優點，分別論之。軍士在作戰時期所應表現之優點，非在其訓練時期內所必具者，願在訓練時期內應有之優點，則在作戰時期內亦不可或缺，且作戰時期之優點，其養成乃端賴於訓練時期內各項優點之訓練也。在訓練時期內所應隨時表現之優點，吾人可名之為軍人通常德性，其在作戰時期內所當表現者，可名之為軍人特具德性；兩者不可偏廢者也。

(甲)軍人通常德性：凡為士卒，當有必備之通常德性十：(一)愛國心；(二)榮譽心；(三)服從心；(四)互助心；(五)自信心；(六)耐勞苦心；(七)冒險心；(八)堅忍心；(九)樂觀心；(十)忍辱心；茲分論之。

(一)愛國心：凡屬國民，莫不富有愛國之心，良好國民，亦鮮有不具愛國心者；士卒亦國民耳，其當具愛國之心，當復待論。夫國民之愛國，本乎天性，惟各以其環境職業之不同，斯其愛之之心，觀念互殊。為士卒者，當其在行伍之中，必時時念國家之存在，乃我父母妻子；所托以生存，使不為我族類者之所魚肉也；必時時念我為士之責，即所以捍衛國家，國家之存在，端賴我之捍衛之也，是國家即我，我即國家，我愛我，必愛我國家，我欲自衛，必捍衛我國家，我之捍衛國家於危難之時，必如我捍衛我個人或我父母妻子之遭敵辱也；必時時念國家已往之光榮，使我立身於友邦人士之前，受人欽敬，我因之而可有得色，是國家之榮，即我之榮，必思如何得永保而光大之；時時念國家已往之恥辱，使我規然幾無地自容。以立於友邦人士之前，則思如何以洗雪之；時時念我國內高山大川若斯之雄偉秀麗，風土人情若斯之忠厚誠篤

，文獻寶藏，若期之古僕豐茂，凡一切造成我國家之原手，爾不可珍可愛，則我國家之可愛，奚復有可比擬。若此則愛國之心，油然而生，且發自衷心，以國家之可愛而愛；為愛國而愛國，因我為國民而愛我國家，絕無絲毫勉強虛偽之心，斯乃為愛國之真諦，尤為執戈之士，所應共有之愛國心也。

(二)榮譽心：世人愛好榮譽之心，每有為人斥為虛榮心者。夫虛榮之心不可生，而榮譽之心則不可缺；俗子鄙夫，幸竊高位，席豐履厚，驕其鄉黨親族，此虛榮心也，不可不痛予懲革者也。若其立身行事動合智理，努力為善，以求個人聲譽之日隆，革心改過，免貽家庭社會之羞辱，此榮譽心也，不可不力事培養者也，且縱有人焉，就其職業，努力增進及改善其工作，而其願望，則為其所應得酬報之益豐，或其所以處地位之益崇，此只榮譽心之一種表現，苟其所採取之方法，與其所欲得之願望，兩相吻合，則我人亦當從而鼓勵並助其成功。今我人嘗聞為行政首領者之言曰：國家衰敗，已至今日之地步，為公家服務者，應如何努力增進其效能與成績，更當如何念國家之貧困，而不能專求酬報之豐厚，斯說也，固處今日國家危險之境，國人應盡之義務也。然而為此說者，其心念多以聖人望於人，結果乃絕人之為善也。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固具至高之人格，然在眾人，豈可盡以上智之心律之。若在軍人，其願望欲自士尉以遞遷於將校之際，必視其奉職之成效，助成其上進之心，此即在上位者對於所屬，激勵其榮譽之心也。抑我人更以為為士卒者，對其職業，常須有一特殊之榮譽心，凡為士卒，身服戎裝，荷槍佩劍，儀容威武，在他人望而知其職責，乃在捍衛國家，作國家之干城，此使命之偉大，在負之者，於感其艱重之餘，更當感其為榮。我國有諺，好鐵不作釘，好男不當兵，嗚呼，此鄙視士卒之心理，其將使士卒自視鄙薄，而甘於為惡矣。願我熊羆之士，勿為世俗誤謬心理所誤，而自墮其聲譽。時時念我之得為士卒，服戎裝，荷槍佩劍，乃至榮之事，我當如何以律我之一切行為，足使我當此榮譽而無愧，時時當觀我之服裝器械，激發濃厚之欣羨愛惜心理，常隨時審察我之行為，不使足以貽我器物之羞，如此，則一舉一動，自然不至超越常軌，法國軍制，以旅為單位，旅各有國旗一，上書旅之編號，並列載斯旅自成立以後，所曾經之光榮戰史。新編士卒之入伍者長官每誡之曰，此旅旗也，我旅光榮史績之紀錄也，光榮之績，皆我先烈之血所鑄成者也，其慎毋貽羞我旅，貽羞我先烈，其必努力以發揚光大之。當其整隊而出，旅旗先導，經行之處，遇之者在軍人則對之行最敬軍禮，民人則脫帽致敬

。夫社會對於軍旅職權，必致鄭重恭肅之敬禮者，不僅以其為代表國家之徽號，實對於軍旅以往艱苦偉大之犧牲及努力精神，表示敬仰，其效果則激發軍人自敬自愛之榮譽心。而勉其為善，勵其忠勇，此不獨身列戎行者，所為注意，凡屬國人均應有以體會之也。

(三)服從心，服從為軍人第一要義，軍紀之成立，以軍士之服從心為先決條件。軍隊編制，自將校尉弁以至士兵，層層節制。級位卑下者，對其上級長官，縱僅一級之差，即有絕對服從其命令之義務。絕對服從云者，對於長官之命令，惟有立即遵守執行之義務。絕不容對之作任何感想考慮研究或討論。縱使命令內容，於執行之後，明知其將造成不良結果，在接受命令者，亦惟有就其本身智慧能力所及，切實依照，謹慎執行。故縱使長官命令，為至悖謬之命令，在接受而執行之者，於相當範圍之內，採取謹慎小心良好之方法則可，若稍涉變更命令之形質及用意，則絕對不可。又若對於執行之方法，命令中有詳明之指示規定者，縱使為至悖謬之方法，亦不容因謹慎小心而稍加變更，此服從之真義也。其服從者，服從其長官之命令

也，非服從長官私人之命令也。長官之學問知識，容有不如其者，然既既為我之長官，凡有命令，吾必絕對服從之。我國人士，每以服從為羞辱。其原因乃基於人類平等之誤解，及輕蔑他人而高自期許惡劣之心理；或者曰彼人也，吾亦人也，我何為而從彼之命；或又曰，彼雖為我之長官，其人不足道也，我方羞居其下，又奚服從之為。在有服從之義務者，其心理既若此；在社會羣衆，對於其服從之行爲，更從而揶揄之，以服從為懦弱或幼稚思想之表現，甚者且深致其鄙薄，以服從為媚上之變相。常見有以其自身工作之努力，為長官所倚重而獲選權之酬報者，其嫉之者，每以其能服從長官為攻擊嘲謔之口實，而曰，斯人者，無非張無知識之人也，惟知諂媚其長官，以達其掠取高官厚祿之慾望，其行爲至是鄙也。噫，此種心理，若不加以深切之糾正，則軍隊之紀律，又安望其能嚴肅哉。夫長官之令，非其個人之令也。其有所令，非為其個人之利益也，為軍旅全體之利益也，推而上之為國家之利益也，是故長官之命令，即國家之命令，藉長官以及於我耳，然則國家之命令，又安可不絕對服從而遵行之。能作如是想

，則當不以服從為恥，而以能服從為榮。凡吾軍人，自將校以至士兵，咸能為是思，則于軍紀之整肅，軍隊精神力量之集中堅厚，豈淺鮮哉。

(四)互助心——軍隊生活，乃最純粹完備之團體生活，乃團體生活中之典型也。我人獻身社會，加入團體組合，以團體中人，共同認定目標為目標，努力以求其實現。軍隊團體之共同目標，為捍衛國家，抵禦侵略，為至尊嚴偉大之目標。軍隊集國內少壯強勇之人民，編組而成，為最有力之團體。夫共同目標之實現，既必須以團體組合之方式，藉全體人員共同努力而得之。則其非

一二人或最。數人單獨力量所能得而求其實現，理至明也，然則團體之結合力量愈堅，斯目標之實現愈易，若團體力量，愈分解單薄，則目標之實現必愈難，此理亦至明也。團體之結合如何而能使之堅厚，則端賴于組合團體之各份子，能儘量發揮其相互援助之精神也。倘若五人為伍，為團體中最小單位，同伍之五人，遇事遇物，當互視若一體；設有一人受外力之攻擊，則四人共助而抵抗之。推而上之營團師旅，凡同隸一麾之下者當互視為一體，而實現其互助之精神。抑此互助之心，尤貴發乎誠心，出乎自然。或者以為互助之義，基乎自助；我之助我同列，所以激勵我同列者之助我也；若果為此，則互助之心，乃即自私之心，則強者之于弱者，又何貴乎助之，豈足以為訓哉。互助之義，當胚胎于友愛之心；與我同行陣之列者，表面上視其服制，內心中觀其訓育，均與我有共同之點，則我對之，必相親相愛，如兄弟骨肉，有危難則相互救援，有愁苦則相互慰藉，有福則共同享樂，此乃人類天賦博愛集羣心性之表徵，不容絲毫為黨圖利用之心理所污蔑也。夫人之于父母兄弟妻子，可謂最易表見其互助之心，此對于父母兄弟妻子之互助，又豈為因黨其助我而然哉；行伍之間，同袍之士，能以此種心理，實行其互助之誠，則一師一旅，團結為一家，其禦外侮猶舉一家之人，共拒盜賊，其力量之堅強，當可厚侮哉。

處全在這裏，也不枉政府每年要拿出數十萬元的巨款來辦學校，我們這學校是以擁護中央出名的，學生都是忠實同志，又多半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每次做紀念週的靜默三分鐘，一定沒有我們這學校裏的整肅，上海應讓學校為第一了。這是我今天才入學的新學生也明白知道，只看這校舍，這教室這學校當局和學生。

我寫的是開學記，應當有開學儀式如何之類的記載，但學校只登了廣告，發了通知，並不會舉行開學儀式，大約總還得等待幾天，所以我的開學記也只能寫到此地為止，不能隨便捏造出來充數。倘使開學儀式而有可記的，我也想記出來以公同好的。開是已經開了，上課總還有一二個禮拜，用什麼書也不會知道，這樣在學校之內走來走去也很無謂的，我預備上大街去自相。但是路不大認識，同住的同學總知道，看他們的面孔，就是一樣上海地圖，好了，請教他們好。唔，大約四點鐘總有了吧，我回到宿舍去吧。



又圖畫家。



中國的新聞事業

秋原

在中國，提起新聞事業，這個名詞，往往就使人聯想到報業；新聞事業與報業，好像就是二而一的。這實是一個根本的錯誤。新聞事業與報業是有點不同的。新聞事業一詞是基於英文的 Journalism Journal 一詞固然本來含有日報——每日刊行的報紙——的意義；但作為一個術語，則 Journalism 所含的意義便不止日報，舉凡一切定期刊物均屬之這正如新聞事業的「新聞」本具有日報的意義，但作為一個術語，則它所包含的就不止報紙，其餘一切的定期刊物，不論是兩日刊，三日刊，周刊，半月刊，月刊，季刊，甚至至於年刊，都是新聞事業。這是從這個意義，而寫下文的。

談到中國的新聞事業，正是既可憐而又可氣。可憐的是因為他們本身力量的單薄，無論是在編輯，發行，印刷各方面。可氣的是他們的太不習上，自甘下流。此外當然還有可笑的——可笑的是編輯先生的步門不出而不知天下事，或其他一類的可笑。

中國的報紙——讓我們先從報紙說起——的可憐，也有各方面的。第一，當然他們怕說老實話了，因為說了老實話，隨時就有，扣報紙封報的危險。申報為了說幾句關於剿匪的老實話隨時就受了扣報的特典。這是可憐一。現在新聞檢查制雖然撤消，但有許多真實的消息不敢刊登。有許多消息，又是不能不登；因為是這樣，報紙就要受人指揮，於是編輯先生也只能做個點工作就算了。祇要不點破句——其實破句是常有的，這是校對的不力，或是印刷的不好——能做幾個標題便是一名大編輯大主筆了。這是可憐二。三是報紙的印刷都要用舶來品，自己既沒有紙，又沒有油墨，又沒有其他必需的東西。四是印刷的可憐。例如某大報出了畫報，自己沒有機器印，還要叫人家代印，此外的可憐還有許多——一言難盡。

可氣的是他們的自甘下流。封面全頁廣告現在是很流行，因為一拿到報紙就可以看見。各報的封面全頁廣告，常常會使你看見不是德國獅牌真正六〇六便是法國克靈氏的新九一四；或是專治白濁的「梅濁剋星」，或是「山得爾亭利」丸。拿全頁封面登這種廣告，且非自甘下流——並且還教勵人家下流，叫他快快去宿娼，有獅牌真正六〇六來做他的後援，——包他一宿之後，如果有病，可以高枕無憂。登了這種廣告，報紙自己既不要登却又貽害了不少讀者。雖是報紙老闆眼裏只有錢，有了錢什麼不要登，貽害讀者的事不能做。這固言之成理，但報紙老闆與妓院的老鴇到底不是一樣的人——因為他們到處還要說「宣揚文化」「輿論喉舌」這一類的話，人家也目為它是

一種「社會教育的工具」；那麼，他們似乎應該於謀利中稍存善厚之念。你只要看，在世界上有什麼著名的規模宏大的報紙，封面上會登出六〇六，九一四這一類的廣告——除非我們的中國。說到它們的可笑，那笑話是層出不窮的。翻開了正張，明明看見了。「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底大字標題，但是在大事提要裏，你却會發現「美國總統選舉胡佛得勝」，又如編輯先生常常會搬動地圖，非洲的亞比西尼亞 Abyssinia 將它會搬到歐洲；歐洲的伊拉克 Iraq 又會將它搬到歐洲——諸如此類的笑話還很多很多，中國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但是對於編輯先生只是「編輯先生既不出門，又不知天下事」此

中國的編輯先生之所以被專稱「大編輯」「大主筆」也。編輯先生既不編又不輯，只是圈點點：做做標題——而又不出門不知天下事；廣告，則封面全頁為六〇六，九一四諸聖藥，後幅有「上海的人肉市場」，「韓莊大觀」諸書畫，印刷則連印圖畫照相的影寫板機器也沒有付——中國的報紙正是又可氣，又可笑，又可憐；結果使你啼笑皆非。

說中國的報紙是蝕本生意，這是騙人，照理報紙的發達須靠社會各方面的——尤其是產業的發達。產業發達，則商品的生產愈多；商品的生產愈多，則必竭力設法招致消費者，廣告於是乎就成為必要的了。廣告發達，因為日報是一種最普遍的讀物，也是一種最好的廣告媒介 Medium——廣告多，當然報紙也隨之發達了。我國產業落後，所以報紙也不發達，這似乎言之成理的，但就是這一點，報紙老闆可以騙人了。你只要看，當中國的工業衰落將無利可圖的時候，上海的報紙每年會賺二三十萬元的紅利——當然也不過兩家。那這個矛盾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我國的產業固然落後，這是事實。但中國報紙的賺錢，不是在本國的產業，却是在外國的產業。你只要看各報的汽車增刊——登的不都是「洋商」的廣告嗎？老牌六〇六，九一四諸聖藥，不也是洋商的廣告嗎？此外什麼柯達克，矮克發，無線電，北極冰箱——那一件不是「洋商」的廣告，舶來的商品的廣告。報紙老闆只希望各「洋行」賺錢，則他們有更多的錢登廣告——報紙也可因此多多發財。這樣說來，則中國的報紙幾乎變成各國主義榨取吾國的血汗底一種工具——是的，實際情形是如此，有誰能否認觀察的事實底存在呢？因為報紙老闆只想發財——其實是已發了大財的，當然

愈大愈好，有了萬百，最好千萬，有了一千萬，最好再來一千萬——所以報紙的一切，他都不管的。他他希望每天能出八大張，張張有四分之三廣告，或者連四分之三也不止，弄點什麼新聞或其他的稿件補補白，每天印得兩三萬份——因為銷路愈大，賺頭愈薄，廣告價目不能增加，開銷却有激烈的增加。那麼他的錢愈多了，此所以編輯先生都是既不出門又不知天下事的狀元——因為在報紙老闆眼裏根本就沒有編輯先生，用不着編輯先生。

但是做了帝國主義的狗的報紙老闆是極聰明的天才。他不想出種種方法在國人面前來掩飾。在這些年頭，當國難與內患正殷的時候。為了他自己的存在，他自己的永遠發財，他不得不從他的荷包裏掏出一一些款項，來辦些表面上是有功世道人心的事——以欺騙羣衆籠絡羣衆。這樣我們就看見有各種「老當益壯」的努力，辦月刊呀，辦年刊呀，辦公餘周刊呀，辦上海各種統計，測製中國的地圖呀，弄得熱鬧異常。於是就可以提出「國難方殷，文化救國」的口號了。

說了這許多關於報紙的話，可以結束了；現在不妨換個題目。講到周刊，則現在上海流行的也很多，如生活，如華年，如社會與教育，如攝影畫報，如新出的各種周刊。講資格，當然以生活為最老，講銷數也似乎以生活為最大——據說從前銷過七萬份。生活的地位是不可否認的。不幸生活現在是被禁了，銷數也就跌了不少不少。生活的被禁，誰都知道是因為政治色彩太濃厚的原故。愛護生活的讀者，也屢次希望它的編者拋棄了政治，但是它的編者總以為政治是根本問題，政治不解決，什麼都不會解決的論調，來維護他的政治色彩。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但向來以灰色的態度作政治評論的，如今態度一變，其中有無別情，是外人無從知悉的——據說這是一夜長談，大放光明的結果。提到華年，這實是一本可愛的讀物。它的編輯發行所都在青年會全國協會的房子裏，它一定有基督教青年會的背景是無可疑的了。無論其背景如何，這本華年的內容與外形都使人滿意。趣味既比較上流，編排又頗新穎。其餘在天津，還有資格很久的國聞週報。

至於月刊，則著名的東方，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背景的。其餘往往多具有某種政治的，宗教的，或經濟的背景——因為沒有背景，就不能生存，從何處來錢呢？回過來讀報，也是如此，除了幾家著名的上海報紙外，中國的其餘的日報往往是靠某種津貼來維持的——這樣日報就變為御用報紙了。中國的報紙既可憐，又可氣，又可笑，其餘的定期刊物要沒有背景的也極少。中國的新聞事業太凋零了。有個朋友告訴我他拿了時代到一家外國公司去接洽一件事，該洋人就問他：時代有多少銷路，他說，約摸三萬多點。該洋人說中國有四萬萬人口，怎麼你們的刊物只銷三萬呢？中國的新聞事業既凋零，而國人又沒有看書報的習慣，這樣下去，如何是好呢！

許欽文日記

「沒有！」病兵放大聲音向那隻船說。不久船重行開行，事後議論，這一回是借了病兵的力的。

又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船被叫住由一個武裝的兵檢查了。船裏檢查不出什麼東西，那武裝的兵就對病兵說，「你是逃兵罷！」

病兵連忙舉出他的字條來，那武裝的兵接着以後，先倒捏着看，後來橫捏着看，又在反面看了一陣，終于由病兵口頭說明，才把字條還了他。可是把他的一個破舊的水瓶，一盤洋鐵盤，和一副綁腿布都拿去，說是公家的東西，不能夠拿走。病兵捨不得洋鐵盤想用五個雙銅元買回來，沒有結果。離開那武裝的兵以後，病兵首先獨自罵了句「狗養的」，隨即勉強假作得意的苦笑了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我們自己也做過這樣的事情。」

「要是沒有連長給我這張字條，」後來病兵直率的表示得意的說，「性命可就難保；逃兵是要槍斃的！」

「你為什麼不穿便服呢？」船夫這才用勁的問。

「我哪裏便服呢？」病兵說了緊皺起了眉頭。

六月三十日

雖然要明天開行，我總已坐在輪船上面。我能夠這樣趕上民強輪船，實在出於意料。預算我最好今天午後來到重慶，人地生疏，當然不會當天辦好上船的手續。但我到重慶，還在天亮以前。在汽車站一角的地上睡了一覺才黎明。昨天傍晚我到梓木鎮的汽車站上去探聽，無非希望今天有車可搭。那知當夜有許多輛空汽車開到重慶來。說這些汽車都是裝運子彈的，這樣于夜間開回重慶，已經接連好幾天。在璧山和重慶間有着許多山，連在日間行車，本也覺得可怕，晚上更危險。可是在梓木鎮，江面上架着浮橋，處處是兵，也不像是個安全的地方。路面比一年前平得多了，永川城和馬芳橋間的五十里也已通車，交通可算便利了。只是這樣便利以後，就來運輪子彈。而且準備去屠殺的，原都是四川人。

我能夠這樣驚心坐在輪船上，實在是由許多難關中逃出來的。昨天船到內江時雖然還早，可是到梓木鎮的三十里沒有汽車，在街上也見不到人力車。好容易從飯店裏探聽得人力車行的所在，由車行裏面坐着出發，不絕碰着迎面過來的軍隊。

「車子！」
車夫一聽到這樣遠遠的叫聲，照例說「已經有人。」

有幾回，竟有兵來攔住車，被我瞪眼注視以後才退走。我的樣子有點像軍官，常常于無意中占到便宜。這次Y夫人却因此替我擔心，說我由成都過去，怕被誤作二十四軍的軍官。但我仍然占了不少便宜，可見兵怕軍官，一見就慌，無暇再問是那方面的軍官了。

約行了一半路的時候，好久不見軍隊，却碰着了個拉着空車子的人。他同我的車夫認識，他們招呼以後，拉我的車夫就詫異的問他怎樣不被拉走。他笑着指了他的車子，原來膠皮的圈子已經去掉。於是兩個人得意的哈哈大笑起來。這樣雖然可以免被拉去，但把膠皮圈子一上一下也是夠麻煩的事罷。報載劉湘今天離開重慶到前線去督戰。他有小兵艦，有飛機，水陸空軍齊備。可是劉文輝的兵也着實能打，前次在榮縣威遠一帶，他倆叔姪都親自出馬，四五十挺機關槍在一起放，不過半月的工夫，兵死了四萬多。人民的房屋不知道燒毀了多少，戰後還要接連的徵糧。現在劉湘又這樣親自出馬去督戰，不知道要死多少的兵才可以了事。

在四川，無論戲館，電影院和汽車公司，都是非兵莫辦的。由背了上着刺刀的槍的兵來收票才可以維持秩序。在這民強輪船上也有一兵，因此秩序較好，連小販也不敢隨便上來。這同靠在黃浦灘的輪船比較起來，做旅客的實在安逸得多了。船票由公賣局經理，有了票才可以上船，這是設立了川江航務處的效果。

七月一日

輪船早就準備好，因為水急灘多，夜間難行，天亮才開。到萬縣時太陽還很高，計算起來，去宜昌已行了一半的路。如果夜間也行，一晝夜可達。其實，即使夜間不行，也只須一天多點可達；到了萬縣以後，本還可以再行幾百里。因為過去一小時沒有較大的地方可停，怕被土匪搶劫，就在萬縣過夜。四川有四十多萬的兵，可是土匪的數目還要多。原來蜀道之難，並非全由于天然，大半是人事不和的緣故呀！

輪船拋錨以後，覺得氣悶起來。許多旅客都在甲板上閒眺，一個尖下巴薄嘴唇的白臉女郎見着我，就向我微笑了笑。她的兩個同伴，一個很矮胖，戴着茶色眼鏡；另一個長而大，穿着白上衣，繫着黑綢裙子，也都瞪眼看我。我和她們由同一輛汽車從成都到簡州，到楊家街的四十里能夠特開一趟汽車，還是靠她們有熟人在汽車站裏的。我敢大膽冒險，步行通過警戒區，也因為有她們做同道。以為因此被檢查的時候固然可以含糊點，不致被誤作探子。步行起來，也可不致落後。那知走路得多，性情剛強，走起路來也就快了。

她們的熟人是個二十四歲的小夥子，頭上留着一撮鬚，牙齒細而白，小小的嘴巴，很會說話的樣子。他穿着軟綢的襯衫，

衫，肩下肋下都有了破縫，領結打得還整齊。我這不知道他是她們的熟人時，他曾在簡州的汽車站來同我這樣說過，「我們包一輛汽車去，免得走；不過錢要多出點，十二個人共付二十元。」

當初他要已經打好了票坐在開回成都的汽車上的人下車，說是旅長要送客，那汽車要等旅長送了客才開往成都。可是坐在那汽車上的有好幾個都是軍官太太，說她們也是由旅長裏擊得車票來坐的。而且有一個勤務兵竟大言反抗，說，「我們也是公事，我們的團長就要來上車了。」

不久果然來了個帶着個挾皮夾的勤務兵的長子，這人上車以後車就開往成都去了。小夥子東觀西望了一下，終于幫同幾個機器匠修好了一輛破汽車，才緩緩的開到楊家街。

到了臨江寺，他先陪着她們吃飯，後來包得一隻船，不讓別人搭附。照同行中一個認識他的人說，他原是司機，因為汽車不能夠照常開行，他就隨時弄把戲。看他的言語舉動，吹牛大言，委實很像個流氓。對於那三個女郎是不絕使用阿諛手段，可以學四川俗語的「彈神」來形容。

現在那個小夥子不在她們的身邊，不過她們已經被他「彈神」過了。要是不發生戰事，汽車可直達梓木鎮的對岸，那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她們現得很高興，好像以為既已到了輪船上，就可以不再怕什麼了的样子。

七月二日

在巫峽附近看到一隻淺淺的日本兵艦，高高的架起在一個大石砲上。那岸邊，山腳旁的沙灘上，張着許多個營幕，一大羣矮小的白衣人在那裏蠕蠕行動。我見着，不覺起了遭險的同情。可是不久意向就轉變，從旁人的議論，知道這原是侵略者的一種失敗。

「劉湘歡迎了前次來的三隻日本兵艦，」一個在萬縣上船旅客說，「他們日本人很得意，這次裝得子彈和石頭，是來硬銷的，可是打沉了。」

「這一隻來救護那打沉了的船上的人的，」在萬縣上船的旅客指了那高擱着的兵艦又說，「因為當時水大，也這樣擱起來了。」

「日本人這樣凶狠，」另一個旅客說，「他們帶兵的，不抵制倒也罷了，還要歡迎進來，真是——」

「連鞭炮也不准放了，」在萬縣上船的旅客應和，「早通知了，怕得日本人發生誤會。」

他們說得很激昂，好像同日本人勢不兩立。在四川，言語間常常有自比十九路軍的將士的，只是實際上，老是四川人打四川人。

待續

談跳舞

言言

『不，我並不是什麼跳舞家。』羅密友先生說；『而且我的怎樣會跳舞，說來也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在一個場中有許多朋友。在一起，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其中有一個朋友，要我同他的夫人跳。聽到了我真窘，你知道我是不會跳的。可是我又不能不接受他的邀請，而且他的夫人已站了起來，要是我再不趕速也站起來，同她去跳，會是很失禮的。我就同她去跳。可憐我什麼步伐都不懂得。我只有在希望音樂快些完。一次舞跳下來，我急出了一身大汗。

『從那次的教訓，我就決定了學跳舞。我進了一個跳舞學校。那個學校像叫做臘雪斯。那位教跳舞的先生比我年紀輕，可是教得確好，而且又認真。我學了兩個多禮拜，就學會了弧步，勃羅絲和華姿三種舞。』

『學會了，我想到舞場去試一試。可是我總不敢。有一次只有我一個人去，我抱了決心要去試一試了；我想即使獻醜，橫豎也沒有別人看到。於是我去試了。我選了一個年紀小一些的舞女。我心很慌，踏到了她幾次脚。她不高興的樣子。我不再同她去跳了，我就買了一塊錢票子給她。』

『不曉得誰對我說；日本舞女對舞客很客氣，我就到了北四川路的一個日本舞場去。她們的確客氣，每跳完一次，她們總會謝一聲，有時用日文，有時用英文。她們客氣了，我倒也胆大了；一胆大，就覺得自己跳得很好。而且她們又便宜，一塊錢五張票子，比平常要多兩張，真經濟。』

『跳會了，我又要同中國舞女去跳了，可是她們總不歡迎。她們簡直職業不當職業做。她們以為人家同她們去跳舞，是去揩她們的油。她們總是擺出一副不願意的面孔。她們以為不那樣就會給人家看輕。因為她們是很高尚的。可是跳熟了就很和氣了。在跳的時候她還可同你隨便談談。』

『上海舞場太多了，起初我不曉得要到那一家去。後來才漸漸跑熟了幾家。現在我覺得最好的是聖愛娜，那里涼快，舞女也有好幾個跳得很好的。維也納和辣斐也不錯。大滬花園似乎辦得不大得法，而且還要收門票，那個錢人家真不願意出。裏面的音樂又是偷摸摸的，使人聽了會打盹。舞女又沒有固定的舞女的位置，而且跳了給現錢，也總覺得有些不慣。原來的大滬和大華，因為現在天熱，去的人不多。舞場是一種勢利的場所，一看到去的人少，去的人就少了。新華的舞女完全是俄國人，舞票一塊錢只有兩張，可是到那里去另外有一種風味，因為去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外國人。新新我不大喜歡，裏面的人太雜；月宮我也不去，我覺得那里的中國氣太濃厚。麗娜，我在門前走過，見到那種花枝綠綠的，我還沒有進去過。爾祿是一個比較的地方。還有許多畸形的舞場，我一時也說不大清楚。』

『去跳舞，最好的辦法，每個舞場至少要有一個熟舞女，免得去抱生舞女的硬腰，並看她的冷面。要是喜歡跳得狂一些，可以同俄國舞女跳。』

『我從初就喜歡跳勃羅絲，到現在還是最喜歡跳勃羅絲；我最愛聽那項在訴冤似的喇叭聲。』

在故鄉時候，不知還是從上海來的人口裏，說得天花亂墜，傳進了我的耳朵呢；還是報紙上面的文章，煥染得印象到我腦裏的，好幾年前我就知道這名城裏流行跳舞的熱烈，摩登男女享樂的歡狂。

但總不深切了解，是怎樣性質的滑稽？不要緊，一到上海，自有一輩先進，會講解給你聽，領你到跳舞場裏去！炫耀他們的摩登資格，得意地表演給你看看。你要漂亮，不做鄉曲，那麼，最妙的方法，就是跟着別人跑；進去，也進去，脫帽交僕歐，也脫帽交僕歐；坐，也坐；點咖啡，也點咖啡；究竟不致鬧笑話。不過別人跳，你不是也跟着去跳呢？在剛踏進舞場的時候，還沒有知道此中的天南地北，一切情形都茫昧着，當然不會有這種事的。我拉了玻璃門的銅梗，躊躇着不敢跨進去，他們都壯着我的膽說：『這裏進來的，不一定要跳舞的，和你一般資格的，多着哩，你儘管進去，坐着，看看好了！』於是我第一天跨進跳舞場；就實行呆看主義。

說到看，真的！今夜把我一雙眼睛，好像放到別一個世界裏。

跨進門，烘地一暖，詫奇到氣候也變了樣。身上厚袍子，那裏穿得住？又恐怕多事不雅；識相，還是熬吧！儘背上的汗，一滴滴地掛下來。

滿頂滿壁的光線；一陣紅，一陣藍，一陣黃；輝映得滿屋子不觸目的燦爛，幽美溫和地非常舒適。就是有幾個奇醜怪狀的面孔，也居然會叫你動心，叫你醉。

在這很神秘地交錯着又似亮又似暗的光彩下面，已擠滿了男女

舞曹 味美

女女；舞的，不舞的，沒有一個臉不露着齒，不瞇着眼睛，輕聲柔語地狂縱的調笑着。舞的呢；女的勾了男的肩膀，男的勾了女的腰，手和手的搭着，一對，一對，螻蛄穿花般的飛，蜻蜓點水般的頓；進了退，退了進，脚尖粘住了光滑油滑的地板，繞圈子，舞。幾個更歡喜打轉的，竟旋轉得風捲落葉，只騰了一團花花綠綠的人影子。有時單映着一層暖暈不明的藍光，你遠遠地望到舞堆裏，一動，一動，就可以感覺到另一種景色，千萬層碧綠的波浪，滾滾不息地在月下瀟瀟着。再襯上嗚咽淒涼的音樂；纏綿鬆弛的空氣，格外幽靜得叫你魂蕩魄飛，像是秋夜在海濱弔月，幾乎忘却自身，尚在這繁華場中。假使兩個音樂師，十二分高興；那麼蓬蓬蓬蓬蓬蓬；越……越……發了癡的搖頭簸身，與奮得連壁上畫着許多模樣特兒，都赤裸裸地也彷彿要跳了腰的動起來。最詭怪！他們幾隻面孔，不知道心底裏怎樣的樂意快活？總是賊忪嘻嘻笑微微，聳肩揮手的，招呼你跳得起勁。除了舞女色的肉的跳的引誘還不夠，再要加進他們在旁邊憇憇的引誘。一輩跳虫，怎的不要上勾，發瘋也似的沉醉着呢！不舞的；坐在四圍，東顧西盼，一個個頭，也會隨了圈子裏的脚步舞着。一張一張小圓桌子面，狼藉地列滿了玻璃的磁的傢伙，裏面乾的濕的，都是色香味上等來路貨。一屋子的空氣中，是音樂聲，地板聲，笑語聲，瓶盃聲，雜聲。還有氤氳着的是花粉香呢？是煙酒氣呢？或是肉汗味呢？雜選的更有誰分拆辨別得出？

『你看那一個好？』這些好像是先進的責任。進來，第一件，總是先指示給舞女你看。我不懂爲什麼他們如此熱心？

假使不有人指示給我看呢！我確乎還不知道：最前一排，攔成一個圈子的，這些粉白黛綠，就是舞女。自己也希奇着！究竟是不是這光的神祕，會得分不出她們，孰個美？孰個嬌？雖然瘦的瘦，胖的胖，長短不一；可是她們，飛眉顰眼的，都在得像吃醉了酒一般，比糖還甜；一條一條比風裏楊柳拂動得還軟的腰緊貼着鮮豔苗條各色各式各樣的長旗袍，高聲聲，圓堆堆，稀薄地那一個不是露着十；妖媚肉感的姿態，扭旋得蛇也沒有這般活靈；不要看到她們

臉的怎樣，已很夠誘惑着你的眼花撩亂：「誰個好！」

福克斯，福爾斯，白羅斯，步伐，姿勢，節拍，調子……不要說這一切，都不能參透，就是一歇地燃點的紅，一歇地幽荷的藍，一歇地淡明的黃；不時更替的電光，也以爲不過是點綴着有趣，使得更富麗堂皇一些罷了！那知它還含着別的花兒呢？所以他們興奮得一隻也不肯停，我不過是目不暇接耳不暇聽的一陣陣混亂過去，並不感覺到怎樣深切有趣味。可是却不肯示弱給他們看，依舊隱藏着我的秘密，免得大家笑：「究竟是哪曲，不了解塵登生活。」在他們都說我「倒也好與緻」的時兒，背上流着汗；眼睛澀的，正比啞子吃黃連還難過！却也裝着表示同情的臉，點一點頭，笑一笑。

後來：今天這裏，明天那裏，又跑了好幾個跳舞場。我這秘密，究竟給他們捉住了揭穿。都說：「你不跳，是感不到趣味的，還是跳吧！」我又沒有學過，怎會跳？「不會跳，也不要緊，你就進去走走好了，舞女會教你的。」她們不討嫌的嗎？「不的！」石君更熱心地說：「准定跳去！我介紹一個熟的給你，保你不礙事，等我去跳過來，你在這裏路口等着吧！」我還想說：「慢慢！」他那裏等得及我開口！早站了起來，一個轉身，大踏步的直往舞廳中間人堆裏鑽了過去。我倒沒有防備到他，這時會爆出一個急火星！怪刺耳的音樂聲，又激得我一顆心突突的跳動不停。想現在在如何處置呢？「還等等及你想嗎？他已換了一個笑嘻嘻的女子，走到我面前，招呼着『快來啊！』他看我，還是縮着不動，就將我手臂一拉，我身不由主的衝了出去。那個女子也已捨了他湊上來，伸過左臂，向我肩膀上一搭；右手抬起我的左手，提得高高地架着，頓把我萬分的緊張，會得換着一陣異樣的，感觸：因爲是第一次碰着：說像電吧！電，快雖快，不過是麻的；她只有熱，並不麻，她熱的和順，不過份刺激，總之只覺着異樣。這時我又不不知從那裏出來的理智：「沒有生來就會，想她也從這樣滑稽而成功，怕怎的？」就又不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究竟眼裏見着了，會得依樣葫蘆地右手圍過去，遇着一處很富彈力性的腰部，心裏自然是更說不出的甜蜜。她見我不會開步，就引定了身體，俯着頭教我：「只要這樣三步一併的走着！」看到我脚步走得不錯了，她就重新地磕了上來，再把我的身體一扳，意思叫我靠緊些。這麼一靠，我才真的！整個觸着她軟綿綿熱辣辣全部的肉體，細細節節地湊到我的肉體，再湊合到我心底裏。一股香噴噴的氣息，隨她的伸縮，一陣，一陣，伸縮到我鼻孔裏，叫我怎的不再興奮到浮起疑念兒：「這雖兒怪熱情？」就斜過頭去，偷窺她的面貌；我呢，因上場心虛，又顧慮着自己的脚步，忙亂得實在還未會及到女人美貌不美貌；身材不身材許多問題。不看還懂懂，一石正要叫出來：「原是你！麗娃果姐

橫文見第十六頁

舞場的賜與

林徽音

上海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地方，就如上跳舞場，太太小姐們也可並不失體統地上那設備着職業的舞女的舞場去。那裏有許多非同舞女舞一兩次不過癮的男子，就可任他的太太的觀望之下舞着；即使是小心的太太，既然她親眼看到她的男人那樣舞的，就不會再感到被欺，而向他發作了。還有，要是她的男人深夜還不去，又打聽不出他的所在地，她可無需隨從地到他所跑動的舞場去看，看他是不是在背叛了她狂歡。而且，由於她那樣的找尋，她的男人也會不敢放肆，因爲不要說被找着了會有什麼不便，即使不被找得，想到他的太太一個人坐在一個舞場中也會有所不安的。所以太太們的也可到那有職業的舞女的舞場去，的確是她們的一個不可言說的方法。



至於小姐：她不能老就在家裏，總得要到個把什麼地方去，尤其在有了她不討厭的男友的小姐。在白天，她要出門，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在晚上，要是她要出門的話，她總得有一個交代，否則她的家長會覺得太放任了她。現在，有了那樣的舞場，她可對她的家長說她要同誰到什麼舞場去，既然有了交代，她的家長也就樂得答應了。有了那樣的舞場，就在沒有男友的小姐，她也可多一個最舒適的地方跑跑。她可不必儘坐在裏面煩悶着，她可約了她的哥哥或者弟弟到那裏去散散心。要是她到了那裏還是煩悶的話，那末，那種煩悶的煩悶是更煩悶，那她也可煩悶一個痛快。

既然還沒有舞男的設備，舞場，終究還是一個男子的身游息地，心的避難所。要是你感到你的身體有什麼不滿意，或者心有什麼不舒服，你可到那裏去小坐，那提神的音樂，一忽

兒就會把你的精神提了起來。本來只想去小坐的，到那時，你會隨了一曲你所心愛的音樂站起了身走向一個你所熟識的舞女，而要求她伴舞。到那時，天地彷彿已換過了一個天地，而你不滿意，你那不舒服，已被遺留在那被換去了的天地中，你也已是一個新鮮的你了。

同小姐在一起，到舞場去你不大會感到你的負擔的吃力。到別的地方去，你要處處留心她，隨處照顧她；你要看她的面色，聽她的音調；你怕你的話會說得不及，不及了她會以爲你對她沒有熱誠；你又怕說得太過，太過了也會覺得你的輕薄。可是到了舞場，你可不必顧到這一切，她也不會要顧到這一切，因爲聲，色，光，味，佔佈着全空間，你和她也融和在那聲，色，光，味，的裏邊。是的，你和她已融和着，你所說的，你所行的，都已不再有了稜角，都已不再會刺痛她。而且，還可以說，你所說的，你所行的，就是她所要你說的，要你的，甚至，還可以說，就是她自己的言行的部份。

可是，要是同你自己的太太舞，你會感到這是一件不必要的，而且是一件最沒有意味的事情。你只感到你是在盡義務，正如在別的事件上你也曾這樣感到一樣。可是你的太太並不常同你一起上舞場去不是？你又怎好意思不想法滿足她？而且，她也曾看到這一點，她是會鼓勵你同舞女去舞幾次的。還有，在你的太太去舞的時候，你會另外再約一對或者兩對夫婦一起去，那樣你們可輪流地舞，因此你不無感到太單調，你的太太也會覺得她已盡了那整個晚上的與。這樣，在你們回去的時候，你們會有一種出門旅行了一次的感覺。

要是你不想舞，你可選一張離音樂台最遠的桌子坐下，在一個人家最走不到的角落裏。你坐在那裏，聽着音樂聲，聽着音樂又開始。你望着人們走進舞場，望着他們從舞場出來，望着他們將走出舞場，音樂又開始了，他們又走了進去。

「哦，多忙碌的他們！」你會這樣私自歎息着。你彷彿已忘却了你也是那樣忙碌過來的。

你可看清楚舞女們的冷，舞女們的暖；舞客們的認真，舞客們的隨便。這在你自己也在舞的時候是看不清楚的，或者說，你沒有想到要去看清楚它們的。侍者們是在不停地跑來跑去，彷彿負着人生的最後的使命似地。

雖然是在一個最不肯留聲的地方，你只覺得你是只有一個人，一個人，在聲已寂，色已逝的漂渺中。你可在那裏忘却你所要忘却的，或者回憶你所要回憶的。你可在那裏作詩，你可在那裏作夢。從那裏，你可獲得你的獨自，你已不再受任何別人的牽制。

不錯，舞場是你的身的游息地，心的避難所，而且，要是你的靈魂在什麼地方受到了什麼委屈的話，也可讓它到那裏去盡情地舒展着。

電影評者的意識 乃 依

大約一個月前我寫過一篇關於評電影的文章，現在轉錄一節在下面：

「電影評壇」上有幾位「批評家」常批評道：「該片是只配給有閒的小姐，少爺，老爺，太太去享受的，反正他們有的是時間，那樣無謂地消磨兩個鐘頭，算得了什麼！」看他的口氣，好像他是無福或者無暇去享受的，他不會去看，可是又在評。或者他是去看了的，只是去的時候以為那張片子是適於英雄，豪傑，「意識清楚」者看的，豈知結果上了當。他的所以會上當，大概是他以為電影廣告也是夾縫式的文章，因此「一個是風流種子，一個是治癒佳人」，就是一個是寫標語的先知，一個是喊口聲的先覺，因為電影院怕被檢查，才那樣地混登了的。可是，結果，「批評家」上當，上了當「檢舉」，不用說是「批評家」的職責；因為是「批評家」，換了片又不能不再去「探討」，於是再重複那一套。真苦！

從那篇文章發表後，似乎有一個電影評者也感悟到了那一點，講過一次老實話。他的大意說，看電影本來是去享受或者消遣的，何必一定要說到什麼意識。

像「桃李芬芳」那種歌舞劇，毫無意義可說的（即使要說，也只好說到它不是夠輕鬆，它不能使你舒適），有幾位電影評者偏偏要說「演得不錯，只是意識欠清楚」，不是正如說「月亮很可愛，可惜她白天總不肯露面」一樣地可笑？還有誰好像評它深刻，那也評得有些牛頭不對馬嘴。

那樣地批評到意識的十之九是外國片，外國的製片商決不會爲了這樣的幾篇短評就把什麼意識管進他們的片子中去，是想像得到的。要是說得再誇大一些的話，這些評他們也許看都不曾看到。或者說，那種評是寫給中國的觀眾看的，給他們一個先入之見，要他們把黑看做白，把擁抱看做決鬥，可是那也不會有多少成效，因為評者果然聰敏，別的觀眾也不見得一定愚蠢。評者還是老老實實說的好，否則，模糊的不是片子的，倒會是評者的意識。

也許評者的話有一方面的效驗也說不定，那就是中國的天真的製片商。可是那也祇是鬧一些笑話而已，如「母性之光」在革命的意識上失敗了，就說是倫理片；「生機」中創造了一個自如的環境，給女子們打出一條出路之類。

到底，電影評者們，什麼是你們自己的意識？

凌鶴的自立之道

葉袖音

最近影評界中最倒霉的，應當算是申報的凌鶴了。因為他入影評界的時期很晚，看影戲的歷史也很短，世界名導演之一的殷格爾的名字沒有聽過，於是在評「一枝花」文中鬧了個大笑話。經蘇鳳指出了他的錯誤，竟「願以淺薄自承」，這倒的確是學者的態度。誰知申報電影專刊編者不敏，却在凌鶴自淺薄的一句話，加了，「特思學問之淺薄不足憂，惟心地之淺薄為可笑」等語；於是可憐的凌鶴又遭殃。

這種話裏面有意氣作用是誰都看得出的，我們局外人看來，那麼，凌鶴的學問淺薄猶可恕，而不敏的心地淺薄却實在可惡。申報為新聞界老前輩，影評既專闢一欄，則編者的學問與心地亦應有極鄭重的考慮才是。但是，在中國，外來電影的被觀眾誤解，是常有的事。其原因不外對外國文學的缺少修養，及對外國語言的缺少根底。譬如說，最近在國泰開映的「自立之道」雖然影評界一致讚美，但是他們的評論却沒有一篇不顯露着有許多最緊要的話他們又不曾聽懂。

我已經說過，最倒霉的是凌鶴，那麼，此地也不妨仍舉他的「評自立之道」為例。在這篇評文裏，他最先是讚美佈景及攝製的精密與靈活，接着說導演及演員的得當，最後便說到劇本的意義方面。他說：

「在這一影片中，雖然是日常小事的取材，然而正展開人生的正面。青年廠主高興的時候在一女工身上享樂一次，本來就不必打算和她結婚。他們在物質生活絕對不同條件之下，決不會有結婚之可能，不管珍妮的母親是如何的在盼望女兒得着物質的享樂。所以女工珍妮勇敢的和脫離關係而在男性的同伴中獲取真實的情愛，到底是非常合理的了。那末原著可從女主人公口中得着證明。「你是一個男子，你可以玩樂一下。好，我是一個女子，我亦可以將你玩樂一下。女人要尋樂的時候，你亦無法禁止她吧！」誠然，不同利益的不能結合，珍妮的粉碎自己的幻想而走上自己的前途，無疑義的是一種覺悟的行動。」

照凌鶴所說，似乎作者要表現一個有革命性的女子，對男人玩弄女子的舊習，加以報復。在這點上，我們便可以看出他是少聽到女主人公的一句話，同時他又忽略了導演支配演員的苦心。

要知道這是一齣著重在演員的劇藝方面的戲，以「日常小事為題材，而以一段羅曼底克的愛情故事做襯托。一般影評家好像都不知道珍妮的母親是誰吧？像十九世紀的法國有沙拉培娜 Sarah Bernhardt，二十世紀的英國便有一位雪勃兒，桑達克 Shyl Thordike。她是舞台劇最有名的女伶，蕭伯納的傑作「聖貞德」Saint Joan 第一次開演，主角便是她做的。蕭劇的成功，有許多批評家都歸功於她。她在「自立之道」中扮珍妮的母親，霍桑夫人，雖然場面很少，說話也不算多，可是那一次動作不精彩，那一句話不着力。她扮一個驕別力極強的婦人，活描出一個精明能幹的母親。他的丈夫却是個膽小情深的老頭，為人忠厚誠實，一個英國鄉村的工頭。以這樣的父母生出來的女兒，當然很可能地是一個有個性有見識的深情的處子。

在假期的狂歡中，一對青年男女，當然很容易互相愛戀。誰能說在最快樂的日子中間，他們已忘懷了小廠主與工女的身份？但是在小山頂上，在太陽下去的時候，男的想起了歸家期近，又感覺到了兩人身份的各異；一個沉於羅曼底克的愛情中的女子，難免願意犧牲自己以求對方的幸福。所以珍妮就說：「你放心吧好了，我是不會累你的。」要是照凌鶴的見解，那麼，珍妮在當時便一定會現出鄙棄的神氣來了。為什麼不呢？

小廠主的確是一個薄情男子，所以他對他的未婚妻說：「珍妮是玩具，你是我的愛。」因為珍妮是有個性的，有見識的，所以在那夜兩家家族會議的時候，她便要求他們兩人自己開談判。她不是開始說「我是不配你的」嗎？這句是決不能被忽略的最要緊的話，但是一般影評者都忽略了。在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知道珍妮確實愛小廠主，但是她明白身份問題的決不能敷衍。她看着廠主夫人的一副可憎模樣，她決定結婚是得不到幸福的。她又看小廠主有一種懊悔的神氣，於是她更勇敢地說她也不過是他當玩物等等的話。事實上她何曾把他當玩物呢？所以她臨走時仍在門口許祝，這不是表示留戀是什麼？她是為了他犧牲自己的理想的王國呢！最後的作工時的表情更足以表示她的遠觀處。最後對男工人的一笑是表示她的情深，決不是表示她玩弄男子。

在這種地方，凌鶴和一般影評家又是上了意識不意識的當了。

李佩蘭的生意

石 甘

全憑邵總理幫忙

正如有了『女性之光』就有『母性之光』一樣，有了『生路』就必然地會有一張『生機』，即使不做天一公司的『一九三三年光榮偉大出品』，也會是別的什麼公司的『本年度榮譽鉅片』的；現在『邵總理』的手腳快，『生機』就給『邵總理』拿了去。還有，這種片子的題名一定追隨那被追隨着的外國片子的譯名，對於那片子的原名他們却是置之不問的。

在『生機』的以前，有一段天一的新聞片。開頭就是馬將軍參觀天一公司；因為馬將軍是不容易見到的，天一全人為體念觀衆起見，把馬將軍來了一個走幾十步路的長鏡頭。繼而是『邵總理』介紹天一公司諸職員與馬將軍相見。末了，進茶點，鏡頭轉到陳玉梅小姐的時候，她向前望着，後來好像她從觀衆中看到了一個她所不願意看到的人，便不屑地把頭旋了過去。

在這一段新聞的字幕上，『邵總理』三字要比『馬將軍』三字多露一兩次面。

現在要講到『生機』了，就是李佩蘭『女士』（這是她的工人給她的稱呼）的生機。

在『生路』中，給孩子們找到了一條出路，在『生機』中不能也給孩子找出路，要是也給他們找了，人家會說是抄襲，於是聰敏的『邵總理』想到了婦女，他爲她們『剷除依賴積習』，爲她們『發揮自立精神』，爲她們『提倡正當職業』，爲她們『指示奮鬥途徑』。李佩蘭全憑了『邵總理』的幫忙，於這幾點都不費事地成功了。

李佩蘭真是一個好女子，明知她的丈夫在外邊胡鬧，時間已是深夜了，她還在做著針線，還在哄騙孩子（哄騙孩子，在她看來，也是一種義務，顯見她並沒有愛她的兒子的熱情）。她雖知道吳達卿，她的丈夫，在外邊胡鬧，她却想不到他在外邊會有別的女人，因此在她從她的丈夫的大衣袋裏看到女子的相片，並聽到達卿迷戀老三的步嚙的時候，『她是怎樣的傷心和失望，她決計脫離這惡環境，去謀自立，便帶着她的愛兒回到母家去。』

看來彷彿李佩蘭是在等着那個機會，那個她脫離這惡環境的機會，所以一捉住了它，她便不遲疑地一走了。而且那個機會也真是一個機會，你想女子平常送相片給男子的時候，總會是很匆忙的，就是說總不會在男子穿着大衣的時候，而不知怎麼吳達卿所穿的大衣袋裏女子的相片却都在他的衣袋裏；還有

那夢囈也特殊地清晰，以便使李佩蘭聽得明明白白。於是她便那樣地捉到了那個機會。

佩蘭坐黃包車來到的地方，起初我以為是一個什麼做不正當職業的女子所住的胡同，有一個小姑娘坐在一個門口唱小調，待她的車子停了，才知道那位唱小調的小姑娘就是她的妹妹。

她以爲女子應有自立的精神，便要職業介紹所去介紹職業；那個介紹所便便捷地爲她在一個公司裏找到一個位置，月薪是八十元。看，她上辦公室了，一進門，就有一個男職員執着鉛筆等她簽字；她簽好了字，不要說謝，連理都不理，把鉛筆一丟，就走到了自己的寫字樓邊。四周的同事，她好像一個都沒有看到。你會以爲她爲了要急去辦事，無暇顧到這一切？不；她到了她的寫字樓邊，並不辦事，却找當天的新聞紙看。她那種嚴厲的神氣，真爲女性增光；可是正在那時，不識相的男同事們在說她是『花瓶』。於是她氣憤極了，她決不再幹那種事情，她便辭職（你且慢爲她擔心，有『邵總理』在幫忙她是不怕沒有生機的）。

辭職後，她買了三架縫衣機，同她的母親和妹妹，一起用自己的努力來維持生活。維持生活就是找生機，所以，不用說生意是想不地好。她自己的生機找到了，還想到別的女子生機，於是她憑着她平日的信用（即憑着『邵總理』的信用），向一個銀公司商借鉅款，製辦一個縫衣廠（是一種新事業），以便讓社會上許多沒有職業的貧苦女子來廠中工作。

她去借錢的時候，她的面部有一個很好的表情，那表情隨着對方的話迅速地變異着，可是變異得太迅速了，以致使人看不清她在表着什麼情。

因爲用的是『最新的方法』，她把她的廠辦得十分發達，而且尤其注意提高工人的知識（雖然她在丈夫的家裏的時候只會做針線），因此工人們都懂得愛國，都會自動地加入航空協會。

有正必有反，有成功也就必有失敗，所以吳達卿，她因預料過他是必然地會墮入痛苦之淵的，是失敗了，是墮入痛苦之淵了；而且他失敗了，還會找上李佩蘭來。哦，是一個多精彩的強烈的對照！

得意的李佩蘭把他罵了一頓，把他罵走了，可是正在他要出門的時候，她又叫道：

『達卿，走過來！』

叫得多有聲有色。沒出息的達卿也居然走過來了。對咧，要是沒有那樣沒出息的達卿，怎麼能更顯出那樣有聲色的佩蘭？那當然也是導演的聰敏的一點。

佩蘭還有最有聲有色的一幕：『爲正當自衛，誤傷他人』，罰刑監禁三個月；待她出獄的一天，工人們在監獄門首熱烈地歡迎她。』

給未婚夫的第三封信

良哥：謝謝你，這十天內你竟然給了我三封信。你怪我爲什麼寫給你的信裏面，從來不講一些『情話』，我讀了真好笑。你要我把『愛』字繡滿在信箋上嗎？你是不是預備將來出版一本什麼『情書集』嗎？

良哥，我不光是嘴上或是手上愛你呀！連我的眼睛，鼻子，耳朵，眉毛，頭髮，腳，混身都愛你。那麼，爲什麼祇讓手來表現呢？我身上別的東西全會吃醋的。我心裏明白，你心裏明白，就好了。爲什麼一定要寫出來呢？

肉麻的情書，我是決不會寫的。要我像做文章一般斟字酌句，一定會把真心話完全忘掉，真心話是用不到穿漂亮的衣服

的。

我一起起情書這兩個字就覺得好笑。看上去有許多人是特地互相約好了的：你一篇文章來，我一篇文章去，積滿了幾十萬字，便賣給書店去發表。越是肉麻越受人歡迎。新文壇的情形，你是知道的：前幾年章衣萍和吳曙天有本『情書一束』，兩個人似乎都發了暴露狂；去年黃廬隱和她的小愛人也有本『雪鷄情書集』，銷了六千多冊；今年連魯迅這老頭也把他當時吊他女學生勝子的信公開了，叫做『兩地書』，讀之真會叫做父母的不敢把女兒送進有男教授的學校。

今天申報又有白薇和楊驥的情書集，『昨夜』出版的廣告文。那廣告文就很有誘惑性，我抄在下面：

『在過往，白薇女士是一個戀愛的謳歌者，她唱過『人性最深妙的美，好像只在兩性間，』她也唱過『我不看到你哩，我是多麼難過啊！我若是飽飽地看了你，我心上又是如何的寂寞。』她唱過『等待看看中意的人，一抱就抱死他』的美的戀歌，她更唱過『早知道不能再吻你的嬌唇，該叫我的靈魂早入地獄』悲哀的愛的警句。她所作的戀歌是如此的美妙，那麼，她所寫的情書的動人，真摯，對於戀愛理解的深刻，也可以想見了；而況這些情書又是和楊驥先生在戀的白熱時期所作，往往的長到萬言以上呢？現在本局商得作者同意，將她這些可寶貴的情書和楊驥先生給她的一些信編印成書，以供同好。楊先生是有名的詩人，他的信和白薇女士的一樣的如火般狂熱，合而刊之，可謂『二難俱并』。我們想，愛好情書的讀者，和關心白薇女士和楊驥先生著作的人，一定是萬分歡迎的吧。』

不過我不懂什麼叫做『二難俱並』。是不是說這些情書難寫呢，還是說這些情書難看呢？還是作『難以爲情』的難字解呢？還是作『天下無難事，祇怕老面皮。』的難字解呢？讓我今天去買一本來看看究竟難在什麼地方。

良哥，假使你一定要我寫『情書』，那麼，我一定想些話來騙騙你。

你的祇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一章

(續)

一幕雙料悲劇

(禮拜二，十一月九日；上午十點鐘。)

深深地了解人們和他了解美術一樣，他的分析動機和詳究個性是萬分準確的——我曾用許多情形來證實過——。麥根懂得范思的這些特性，而且了解他們的價值。

是十一月九日早晨還不到十點的時候，我和范思坐汽車到中央路的刑事法院之後，走上四層樓的地方辯護士事務所來。在這個的早晨，麥根要仔細地審問兩個互相控告行凶的流氓！這次的審問是要解決誰是凶手。麥根和范思昨晚在可拖浮孫俱樂部休息室裏已經討論過那案情，范思曾表示很樂意去擔負這審問的使命。麥根立刻表示同意，所以我們今天早晨起了一個早身就出去。

審問這兩個個人費了一小時，而范思的假定以為這兩個人實際上都不是放鎗？凶手。

「你知道，麥根，」他緩緩地說，「那兩個約克，希巴德都是真誠的：大家都以為自己說着真話。所以，兩個人都沒有放鎗。一件很麻煩的情形。他們當然是顯而易見的殺頭；但不把他們的目的和當時的樣子偵察出來是可恥的……我說，可有另外的共同犯在那個亂子裏頭？」

麥根點點頭。「還有一個人逃走了。從這兩個，可以推想出一一定是那叫馬雜坡的著名流氓了。」

「那末愛德阿波是凶手了。」

麥根沒有回話，范思懶懶地站起來拿他的大衣。

「等一等，」他說，一面穿上大衣，「我今天早晨注意到報紙的封面上載着一段新聞，說昨晚陸家出了命案。不知什麼緣故？」

麥根立刻看了一下壁上的鐘，皺了一下眉頭。

「這使我記起了，陸吉士爲了那事情要今天早晨一定見我，我約他十一點來。」

「你爲什麼去招他來？」范思從門上把手放下手，掏出他的烟盒。

「我沒有！」麥根喊了起來。「但人家總以為地方辯護所是足以給人解決一切困難的。總之，我同陸吉士早熟識了的！」

「我們同是馬來達高而夫總會的會員——所以我總得聽他把事情報告給我。照我看來，這恐怕是件謀財害命案。」

「哦？」范思吸了幾口烟。「不是還打死了兩個女人嗎？」

「是的，那是悲慘的事！無疑是熟手幹的。很快的進去，殺了人就逃。」

「似乎是很快而奇突的行動。」范思神秘地重又坐到靠門的一隻大圈椅裏。「事實上那古怪的凶器也不見了嗎？」

「一點東西都沒有拿去。那賊在他沒有拿到東西以前已經逃走的了。」

「這愈來愈奇怪了。——一個熟手的賊到這華貴的人家，把賊眼兒找着飯廳的銀器，驚動了人，却跑到樓上的房間裏殺了兩個女人，就逃……話是說得很動人的，可是不能令人相信。拿什麼來證明呢？」

麥根興奮了起來。但他說話的時候却努力使自己抑制着。

「費端其昨晚剛在總局的班上，他和警察一同到出事地方去看過。他同意他們的結論。」

「不過，我要知道爲什麼陸吉士娶來和你談話。」

麥根咬緊了嘴唇。他不十分注意，范思那顧一切的好奇心使他很疲乏。過了一回，他懶懶地說：

「假使這企圖的搶案使你非常有趣，要是你願意的話，你不妨等在這兒聽聽陸吉士怎樣說法。」

「很好，」范思笑着，重把大衣脫掉。「我的意志很薄弱，熱誠的請求無法拒絕的……吉士是陸家的什麼人？他和兩個被殺的人有什麼關係？」

「祇有一個是被殺死的，」麥根用一種強自忍耐的語調來糾正他。「一個最大的小姐——才過四十歲的老處女——是當場給殺死的。還有一個小姐，她也中了鎗彈，我相信，也許不致有生命的危險。」

「吉士呢？」

「吉士是大小爺，四十左右年紀，他是出事後第一個發現的人。」

「他家外還有什麼人？我知道陸大白是早已過世了。」

「不錯，大白十二年前就死了。但他的太太，雖已癱瘓，却仍活着。他家小輩有五位：最大的，珠麗；第二，吉士；底下又是一位小姐，雪霜，一定還不到三十歲；再下面是利士，

一位身體不大好的書獃子，比重小一二歲；最年輕是安德，是他家的養女，年約二十二或二十三。

「被殺死是珠麗，是不是？還有誰也中了鎗？」

「最小的——安德。她的房間，大概和珠麗的祇隔開一間客廳，所以那個賊放鎗打死了珠麗以後在逃走的時候跑錯了路，結果下樓從大門而去。」

范思靜靜地抽了一回烟。

「你那假定的凶手把安德的房間誤認爲樓梯間時，他一定慌張得很，是不是？那末就有問題了：他到樓上來幹些什麼呢？」

「或許來找尋首飾。」麥根立刻失去了忍耐力。「我又不是仙人，才什麼事都知道。」聲調異常粗暴。

「喂，喂，麥根！范思陪着笑，『不必生氣。你的話對於將來的探察是很有補益和供獻的。請你原諒我那放縱的妄想。』」

同時，史外幹，麥根的秘書，靈敏而年輕，在那從寫字間通到會客室間的走廊裏出現了。

「陸吉士先生來了。」他說。

第二章

探察的開始

(禮拜二，十月九日；上午十一點鐘。)

當陸吉士進來時，很顯明地他的態度異常緊張；但他的緊張却鼓不起我的同情來。我最初看到他，心裏就不很舒服。他是中等身材，有些胖。精神非常萎靡；他雖然把衣服穿得很留心，可是從他的衣服上還是可找出一些慌張的記號。他的袖口扣得太緊；他的領頭也欠整齊；還有那顏色絲手巾也從胸前口袋裏拖得太出了。他有些禿頂，那眼睛頗像患腎臟病者那樣的陰沉。他的嘴很寬大，上面有條剪得很秀美的剪刀；面頰略略下陷，和上唇之間有兩條深深的皺痕。一切都表示着一個公子哥兒的模樣。

他和麥根握手之後，麥根便介紹我們給他。他自己坐下，然後小心地把一支褐色俄羅斯烟捲裝進一只金鑲的海沫烟嘴裏。

他用一只象牙打火機點上了香烟，便說：「我一定曾意外地感激，麥根，假使你能把昨晚我家出的事，用私人的地位去偵察一下。警察局是不行的。好朋友，你知道——那警察局。但……有的時候稍微有一些用處，總之，我是不喜歡牠的。」

麥根細細地打量了他一回。

「你在想些什麼，陸？」

(待續)

笑話

公寓的規矩

一位太太到一個公寓裏去看房子，看到了一個很合適的，她想租下來；可是她看到她的狗沒有可睡的地方，於是她抱怨說：

「房間倒很好，只可惜沒有狗可睡的地方。」

「沒有什麼可惜的，」房主人說，「這裏的規矩是只可住人，不可帶狗的。」

收賬

「唉，生意真難做，」洋裝商說。

「怎麼你那樣說呢？」皮鞋商問。

「你總不會相信，一個客人做了一條裤子，我也已不知來過了多少次，可是褲子的錢到現在還沒有付。」

「嘿，那算得什麼，」皮鞋商不服的說。「你還不知道，一個人欠了我的皮鞋賬，我去討討，他就用那雙皮鞋把我踢出來。」

天機

「喂，朋友，」猪肉商對一個孩子說，「今天我

要買些什麼？」

「我要買一斤肉，要老一些的，」孩子答道。

「老一些的？」猪肉商不解。「恐怕你弄錯了，你是要嫩一些的。」

「不，我沒有弄錯，」孩子決斷地說。「要是買

了嫩的肉，統統會給父親吃了去。」

裝一個塞子

「這只瓶多少錢？」一個人走進了一家藥店，指着一只空瓶向店夥。

「單瓶是一角，」店夥說，「可是要是在瓶

中裝一些什麼，瓶就不要錢。」

「啊，你真的，」他快活地說。「請你給我裝一個塞子。」

浪漫的與古典的

「你碰到過那樣的一個男子沒有？」一個浪漫的姑娘問，「就是他的最輕微的一碰，也會使你心驚肉跳。」

「我碰到過，」她的古典的朋友說，「那是牙醫

看法

「你怎麼還沒有來收賬，」一個病人問他的醫生

「哦，我從不去向一個紳士討賬的，」醫生說。

「你真漂亮。可是要是他們不來付，你怎麼辦

呢？」

「不錯，」醫生說，「要是過了一個相當的時

他們還不來把賬付清，我就不再把他們看做紳士，而去向他們討賬了。」

誰的錯誤

「這魚真不新鮮，」主顧有些不滿意。

「還是誰的錯誤呢？」魚販不服地申說。「我前天就要把它秤給你，可是那時你並不買。」

像上一次一樣的

「母親要一磅牛油，要像她上一次所買的一樣的；若不是一樣的，我不要，」一個小孩子告訴店夥。

「啊，好極了，」店夥得意地說，「有人吃了我們的牛油，吃出了它的好處來。」

「是的，我一定要那同樣的，」孩子繼續說。「因為今天父親約了很多朋友來吃點心，母親要他們吃這種牛油，以後不會再來。」

同行的競爭

在一條街上有兩家咖啡店，彼此競爭得非常厲害。他們兩家本來咖啡都賣兩角五分一杯，可是一天有一家

在樹窗裏貼着一張紙頭，在上面寫着：

「本店咖啡每杯二角。不願做冤大頭的到這裏來。」

第二天那一家也在他們的樹窗裏寫道：

「本店咖啡每杯三角。願宜便而傷胃的到別家去。」

一家之主

一個女子到保險公司去保壽險；公司職員問她道

「家裏有沒有生神經病的人？」

「沒有，」那個女子說，「要末有我的丈夫，他以為他是一家之主。」

太遲了

「你的丈夫保了壽險沒有？」一個保險商問。

「沒有，」被問的女子回答。

「我想還是請他在我們的公司裏保的好，保了有很多

的利息，如——」

「可是對於這種事情沒有什麼興趣，」她揮口道。

「他應當保一保。他當出門嗎？」

「不；他不大出門。」

「是不大想動的一種人，我猜想？」

「那末，他們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一種人。我一定要請

他保一個壽險。」

「我想這是辦不到的事。」

「為什麼辦不到？」

「因為他已死了十年了。」

一定的尺寸

「我要為我的丈夫買條硬領，可是尺寸我忘記了，」

一個女買主慫恿地說。

「十三吋半，太太，」櫃檯後面的店夥提醒她。

「哦，現在我想起來了，正是那個尺寸。你怎麼

知道的？」她驚異地問道。

「哦，太太，男人要她的夫人出來代買硬領的，往往

總是那個尺寸。」

體貼

「有一個人問這汗衫會不會縮，」小夥問大夥計。

「不是他嫌太大？」大夥計問道。

「是的。」

「那末，你說，這是會縮的。」



獎 一百元

本刊三個月中，（即九期）每期刊印圖畫一張，如能將每期每張圖畫（共九張）錯誤處，完全指出者當得獎金一百元正。如無完全指出者，則以最相近者得獎。在同時有數人完全指出者，則以獎金平均分配之。

應獎規則

1. 應獎者須將圖畫剪下，在錯誤處註明號數，並說明錯誤理由，再將上刊懸賞印花貼下交郵寄下即可，不貼印花無效。
2. 應獎期本年十一月十日截止，過期作廢。

時裝表現，不是看得大家滿意最出風頭的一個嗎？我今天怎麼來的幸運，無意之中會撞着你，我那裏再是鄉曲？十足是摩登人物了！」我好像滿面飛了金的得意。既然遇到了這麼一個出乎意外的美人，因該和一輩侍臣們恭惟皇后一般的恭惟她幾句，恭惟，美人總聽得進的吧！正想措辭怎樣適當的恭惟，我忘記了留心自己還沒有純熟的步伐，別個念頭一雜，就此毫不客氣地滿滿一脚，踏得她白絲襪白皮鞋深深地一個墨印，我當然非常傷促的抱歉。她却並不介意，反而含着笑的寬慰我「不關事！這是初學常有的情形，你還好多哩！」一刹那燈光閃地一亮，音樂忽然停止了，一個一個舞女，統由舞客懷抱裏離了開來。她也就嫣然一笑地，絕輕絕輕一聲；「謝謝你！」重重地捏了一捏我的手，好像還不忍別着的，然後才慢慢地放了手，向着她自己的座位走去。這麼的表情，多麼的親熱！我才恍然舞場裏的生活，有這麼許多神秘的趣味。怪不得兩位舞迷者，把錢化光了，還不捨得離開呢！真是魔窟！

一個人做一件事，最難，是破題兒第一次。等到第一次的難，過了；那麼第二次，第三次，都可以不成問題。跳舞，是享樂；享樂，決不有學不會的事，所慮的，就是好不好而已！所以第二次音樂起時，他們一再敦促着；「再去！再去！」我呢，腳底裏早已塗上了油滑了過去，走到她面前，彎一彎腰，她也像遠遠地就見着，已把紙扇放在几上，站起來迎我，照看第一次的滑稽，一轉轉到將近我們坐位的所在，看見幾個不跳的朋友，都對我擠眉弄眼的笑着，什麼意思？倒給他們笑得很窘，後來轉念一想，也就不管了！

這夜，除了別人提足先登，我所搶不到之外；我就和她跳了一整夜，化廢了許多的物質，總算嚐到了一個初步的舞味。會不會，本來在其次，第一，我十足滿意的，進了好幾天的舞場，今天才真的跳哩，成了上海人。

(續自第十三頁李佩蘭的生機)

李佩蘭是一個女英雄！

就「剷除婦女依賴積習，發揮婦女自立精神，提倡婦女正當職業，指示婦女奮鬥途徑」這幾點講；「生機」，李佩蘭的「生機」，憑了「邵總理」的無微不至的幫忙，的確是成功的；像「生路」中的孩子們找到了他們的出路一樣，女子們可從這張片子找到她們的出路（這是說要是「邵總理」也肯而且也能這樣幫忙的話，當然）。

世界女子性 人體比較

巴世著 第一集

第一集

每冊實洋一元五角 郵寄國外加一成
本書是研究女性人體之大全，集明瞭女性智慧，思慮之根源，強健女性體格參考品。
內容分：▲歐洲之部 ▲亞洲之部 ▲非洲之部 ▲澳洲之部 ▲美洲之部 ▲凡世界上白，黃，黑，四大種族，按照國境，配飾，體態，至。溫柔的，嬌美的，野蠻的，粗獷的，豐肥的，瘦削的，赤裸裸的女性人體一百餘種，全部實地攝影，彩色，脫離。

印度咖哩飯店

印度加厘
世界獨一
興奮心神
催進食慾
其味津津
給你刺激
夏日用之
可以却疫

潔精置佈 業營夜日
氣冷有並 美完備設

號四三 四三 路州福
號一 一八 〇九 話電

益記興洋紙油墨行

專運各國優
等紙料油墨
各色俱全賜
顧不勝歡迎

地址 山東路三三三號
電話 九三七三一

十日談 歡迎投稿

現在的雜誌界可以分作兩派：一派是消極的，一派是積極的。消極的有兩種，一種是眼見一切沒有救藥，祇得含淚強笑，可以論語代表；一種是聽不聽由你，我則正襟直書，可以獨立評論代表。積極的也有兩種，一種是自視為危險人物，信口惡罵，可以自由言論代表；一種是後面有背景，厚顏亂捧，可以不少三日刊及附刊為代表。消極的我們不問；而積極的則第一種是意氣用事，吹毛求疵；觀察不無成見，議論自多牽強；第二種則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傳聲機性質的，更無價值之可言。十日談不用什麼卑鄙的手段，以刊物作要挾；也沒有什麼高貴的背景，以文字來獻媚。我們的希望是憑我們的經驗與觀察力，以不偏不倚的態度，把一切人心裏的話講出來；本人讀了也許哭笑不得；旁人讀了當能放心寬懷。天下事說穿了一錢不值，十日談要打倒那種以玄虛居為奇貨的東西。

如有與我們態度相同的，投稿不勝歡迎，略備薄酬，聊表謝忱，此啓。

上海麥克利克路卅號

十日談編輯部

漫畫大觀

葉淺予主編

文壇巨龍術

章克標著

全書分作九大篇類，標題絕妙。視此即可見內容一斑。

預約期限九月底截止 出書定十月中 定價大洋壹圓陸角 預約特價大洋壹圓

再版發售預約

本書印行以來，振撼天下，轟動一時，文學界公認爲非常重大之發明，以爲有得諾貝爾科學獎金之資格，祇以初版印數既少，且不售單行本，致失之交臂者望洋興嘆，或來信作不平之鳴，或發言爲冷嘲惡諷，奇文不共欣賞，卒至怨聲載道，冷箭乃同飛蝗急雨，長此以往，不圖挽救，勢必結怨天下，干犯衆怒，其何以堪。茲商得著作人之同意，即行再版一次，以廣流傳，並使善男信女，得以瞻仰頂禮，文學青年，藉資揣摩借鑑焉。(以上廣告文句希國內各大批評家勿斤斤於遣詞造句上之計較)全書十餘萬言，用中國潔白連史紙精印，分訂上下二冊，極爲珍貴美觀，在此預約期內，特售特價。並爲讀者購買便利起見，已加請現代書局開明書店爲特約代理處，各該店全國各埠分店均可預約，茲特廣告如上。

本書目錄

第一章	緒言
第二章	資格
第三章	生活
第四章	社交
第五章	著作
第六章	出版
第七章	宣傳
第八章	守成
第九章	變遷

成功秘訣 揚名捷徑

寄遞須掛號另加洋壹角

- 一，人生哲學
 - 二，是非出入
 - 三，至理名言
 - 四，女性之謎
 - 五，丈夫本色
 - 六，兩性瓜葛
 - 七，都市的臟腑
 - 八，時代痛
 - 九，臺上人物
- 每冊實洋二元
外埠加寄費二角國外四角

中國美術刊行社出版

總發行所 中國美術刊行社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開明書店

上海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長沙 香港 汕頭 雲南 杭州 開封 九江 鄭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汕頭 雲南

新時

· 圖 · 畫 · 半 · 月 · 刊 ·

中國兩大便宜刊物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聯定的利益

· 介紹十戶 贈閱一份 ·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概照定價九折計算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概照定價九五折計算
- 一、已定時代或論語一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一年亦照定價九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已定時代或論語半年者再定時代或論語半年亦照定價九五折計算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一年一份
- 一、一次介紹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之十戶者除折扣照上優待外並贈閱介紹者時代與論語各半年一份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一年者憑定單採購本版書籍連冊照價八五折優待
- 一、聯定時代與論語各半年者憑定單採購本版書籍連冊照價九五折優待

定報價目

全年廿四冊 半年十二冊 寄費在內
 國內四元六角 國內二元四角 郵票代洋
 國外七元八角 國外四元 九五折實

論

語

· 半月刊 ·

唯一幽默的雜誌

全廿四年四冊 國內二元
 全廿二年二冊 國內一元
 國內郵票代洋 九五折
 寄費在內



總發行所 中國美術刊行社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電話二九〇三一號

十日談 · 編輯者 · 中國美術刊行社 ·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上海英克路卅號